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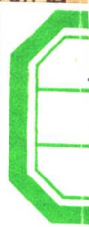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五)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 書 雜 誌

(五)

王念孫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雜誌

漢書第七

鬻谷水 在谷水

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在谷水出北。南入漢。念孫案。鬻谷水。谷字涉下文在谷水而衍。水經。鬻作涪。沔水篇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涪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云。涪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卽地理志文也。涪水篇曰。涪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於沔。涪下皆無谷字。涪或作涪。史記夏本紀案。涪潛出漢中安陽縣。西北入漢。亦無谷字。在谷水。沔水注作左谷水。亦於義爲長。

新都谷

廣漢郡雒章山。雒水所出。南至新都谷入湍。念孫案。新都下衍谷字。新都乃縣名。非谷名也。華陽國志曰。李冰導洛通山水。出瀑口。經什邡。與郫別江會。新都大渡水。經江水注曰。洛水出洛縣章山。又南逕洛縣故城西。又南逕新都縣。與縣水湍水合。是其證。漢新都故城。在今新都縣東。

小江入

蜀郡有小江入。并行千九百八十里。念孫案。入當爲八。字之誤也。謂此八小江并行千九百八十里也。下

文曰。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鬱林郡有小谿川水七。并行三千一百一十里。九真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八千五百六十里。日南郡有小水十六。并行三千一百八十里。皆其證也。

木官

嚴道有木官。念孫案木當爲橘。寫者脫其右半耳。左思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劉逵注引地理志曰。蜀郡嚴道有橘官。下文巴郡胸忍魚復二縣。竝云有橘官。

七 二千

滿氏道。禹貢嶠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趙氏水經注釋曰。今本漢書誤也。宋本是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禹貢錐指曰。今江水所過於漢爲蜀郡。櫪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陽。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易祓曰。江源自松州交川縣至夷陵。凡四千三百三十里。自夷陵至秦州。凡三千六百三十里。是江自松潘至秦州。行七千九百六十里。自秦州至海門。又四百里。通計八千三百餘里。據此則俗本漢書固非。而宋本亦未合也。以上水經注釋。念孫案後人所記江行里數。未必與班志原文相符。且志但云至江都。則里數固不及八千也。錐指又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二當作八。或是七。其言或是七者。正與趙氏所見宋本合。又說文繫傳水部江下引漢志云。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郡數里數。皆與宋本同。則是舊本相承如此。今據以訂正。

郿

櫟爲郿郿。念孫案郿本作存。此因郿字而誤加也。說文曰：存，郿，櫟爲縣。宋本如是，今本改存爲郿。而無郿字。自玉篇始有之。而字書韻書皆仍其誤。水經作郿郿，亦後人所改。華陽國志晉書尚作存郿。且師古注郿字有音，而郿字無音，則本作存明矣。

則禺同山

越巂郡青蛉。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念孫案華陽國志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續漢書郿國志後經淹水注並同。劉逵注蜀都賦引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巂青蛉縣禺同山。則禺同山上不當有則字。未知何字之誤。或此處尚有脫文也。

池

益州郡俞元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念孫案池上脫南字。池在縣南。故曰南池。水經溫水注曰：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東流至毋單縣。注於溫。即本地理志。

臘

收靡南山臘。涂水所出。念孫案臘下脫谷字。水經若水注曰：涂水導源收靡縣南山臘谷。即本地理志。

脫三字

巴郡。秦置。屬益州。念孫案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楚。正義曰。地理志。巴郡。故巴國。據此則巴郡秦置下。當有故巴國三字。而今本脫之。應注云。左氏。巴子使韓服告楚。正釋此三字也。

潛水 徐谷

宕渠。符特山在西南。潛水西南入江。明監本入江。譌作入瀾。而胡氏東。樞遂引之以駁水經。大誤。趙氏東。潛已辯之。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徐谷。念孫案潛水本作瀾水。即下文入瀾之瀾。今作潛者。後人以水經改之也。說文。瀾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潛涉水也。一曰漢為潛。是出巴郡宕渠入江者。字本作瀾。水經作潛者。借字耳。又案不曹水出東北。南入瀾。瀾下不當有徐谷二字。水經潛水注云。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下注潛水。不言入瀾。徐谷也。徐谷二字。未知何字之譌。

東漢水

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念孫案東字後人所加。下文隴西郡氐道下云。養水東至武都為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後。不言東漢也。志言西漢水者。別於漢水而言之。若漢水則本無東漢之稱。

循成道

循成道。念孫案循當為脩。隸書循脩二字相似。傳寫易譌。說見史記倉公傳。魏書地形志。隋書地理志。水經漾水注。竝作脩城。

至武都

隴西郡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齊曰養當作漾。前文引禹貢嶓冢道漾。即其證也。念孫案說文漾古文作澆。云洋或作養。是古書多以養為澆。至武都為漢念孫案至上脫東字。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即班志所本說文漾水出隴西獬道。今本獬譌作柏。據水經注引改。獬道非澆。水所出當依漢志作氐道。水經注已辯之。東至武都為漢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皆本班志。

西漢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念孫案西漢下脫水字。

脫三字

東南至江州入江。念孫案此下脫有鹽官三字。水經漾水注曰。鹽官水北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煮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其證。

脫七字

金城郡河關。念孫案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則此縣下當有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而今本脫之也。

宣帝神爵二年置

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水經注曰：湟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全氏謝山據此。謂宣帝神爵二年置七字，乃應劭注，非班志原文。今本脫應劭曰三字。念孫案上文之河關下文之允街竝云宣帝神爵二年置，則此亦班志原文，非應劭注也。水經注所引，乃應劭地理風俗記耳。淇水注曰：白溝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漢宣帝地節三年置，是其比例也。或曰：既係班志原文，善長何以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乎？曰：西河郡鴻門下云：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河水注以爲地理風俗記文。日南郡下云：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溫水注亦以爲地理風俗記文。然則水經注中固有不引班志而引地理風俗記者矣。右扶風渭城下云：故咸陽。此班志原文也。而水經渭水注則云渭城。文穎以爲故咸陽。彼言文穎以爲故咸陽，猶此言應劭曰宣帝神爵二年置也。豈得因應劭曰三字而遂謂其非班志原文乎？

脩遠 溝按

允街。莽曰脩遠。念孫案脩遠下脫亭字。王莽改允吾爲脩遠，故改此縣爲脩遠亭也。又朔方郡莽曰溝按渠按。莽曰溝按亭。今本亦脫亭字。皆當依水經注補。

鹽羌

臨羌。莽曰鹽羌。念孫案鹽羌當依水經注作監羌。凡縣名上一字稱臨者，王莽多改爲監。

南籍端水 其澤

敦煌郡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澤。溉民田。應劭曰：冥水出北。謂出縣北入其澤。念孫案南籍端水

南字涉下文南羌而衍。太平御覽州郡部十一引此作籍端水出羌中無南字。又案西北入其澤及應注

冥水出北入其澤。兩其字疑皆冥字之譌。蓋縣曰冥安。本因冥水以得名。而冥水所入之澤。因謂之冥澤。

元和郡縣志云：晉昌縣本漢冥安縣。因縣界冥水為名也。又云：冥水自吐谷渾界流入大澤。東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豐水草宜畜牧。猶荷水出於荷澤。因謂之荷水也。

故曰冥水出北入冥澤。冥澤既為冥水所入。又為籍端水所入。故曰籍端水西北入冥澤也。若云入其澤

則大為不詞。

威成

北地郡莽曰威成。念孫案威成當依水經注作威戎。

出東西入洛

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念孫案洛在沮東。不得言西入洛。說文作灋。云灋水出北地直路西。東入洛。水經

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馮翊北。東入於洛。則此文本作沮水出西。東入洛。明矣。

入河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又前左馮翊襄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禹貢錐指曰歸德下云洛入河。襄德

下云入渭蓋難探古記故有不同其曰入河者以二水合流渭亦可稱洛耳念孫案入河二字後人妄加之也洛水出北蠻夷中記其所出也洛水東南入渭記其所入也說文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今本北地作左馮翊案歸德屬北地不屬左馮翊此後人不明地理而妄改之今正淮南地形篇洛出獵山高注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水東南流入渭皆本地地理志而但言入渭不言入河則志無入河之文明矣或曰許高所據乃左馮翊歸德下入河之注曰不然許云洛水出北地歸德北夷界中高云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皆據北地歸德之注而皆言入渭則襄德下有入渭之文而歸德下無入河之文明矣記大川所入而前後異文漢志從無此例東樵曲爲之說非也或曰一水而前後兩見或記其所出或記其所入漢志亦有此例乎曰有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今本脫東字辯見前至武都下武都郡武都下云漢水受氐道水今本漢上有東字辯見前東漢水下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漁陽郡白檀下云濡水出北蠻夷中今本濡又脫中字辯見後沔水下遼西郡肥如下云濡水南入海今本海下衍陽字辯見後海陽下臨渝下云渝水首受白狼東入塞外交黎下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鬱林郡臨廬下云有斤員水領方下云斤員水入海皆一水兩見而分記其出入洛水亦猶是也下文郁郅下云泥水出北蠻夷中亦不記其所入此與洛水濡水文同一例或謂鬱北地郁郅北蠻中亦不言其所入

圓水

上郡白土圓水出西東入河師古曰圓音銀又下文西河郡圓陰惠帝五年置莽曰方陰師古曰圓字本

作園縣在園水之陰。因以爲名也。王莽改爲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爲園字。今有銀州銀水。卽是舊名猶存。但字變耳。又下文園陽。師古曰。此縣在園水之陽。又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晉灼曰。園音歸。三倉作園。師古說與地理志同。又史記匈奴傳。居于西河園洛之間。集解徐廣曰。園在西河。音銀。索隱。園音灼。音歸。三蒼作園。今本史記正文。園作園。集解作徐廣曰。園在西河。索隱作三蒼。園作園。此校書者以注。文改正文。而後人復據已改之正文。轉改注文也。今據索隱單行本及晉灼注訂正。地理志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爲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志。竝作園字也。以上。念孫案。園與園聲相近。古無園字。故借園爲之。韋顏竝以園爲園之誤。非也。水經河水注。引地理志。園水作園之本。卻不錯。豈後人因王莽有方陰之名。而妄改爲園字。以實之乎。案全說非也。若漢志本是園字。則章不當云。園當爲園矣。水經注引作園者。據章注改之耳。乃謂善良所見本不錯。後人始改園爲園。何不察之甚也。王莽誤以園爲方園之園。故改園陰爲方陰。而園陰之園。實非誤字。史記漢書之園水。園陰。園陽。園洛。其字皆不作園。漢平周鉦所紀縣名。有平周平定園陰。三縣皆屬西河。漢印有園陽宰印。少室神道石闕銘。開母廟石闕銘。竝有西河園陽。馮寶劉寬碑陰。有西河園陽田植。是園水之園。古皆作園也。王莽誤改園陰爲方陰。卽古無園字之明證。故說文有園無園。

可糲

高奴有涓水可糲。師古曰。糲。古然火字。念孫案。可糲本作肥。可糲。肥者膏也。此謂水上之肥可然。非謂水可然也。脫去肥字。則文不成義。水經注引地理志曰。高奴縣有涓水。肥可糲。又云。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

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爲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以上水經注據此則志文原有肥字而師古不爲作解蓋所見本已脫之矣古者謂膏爲肥故此云肥可難而說文亦云膏肥也肪肥也胘腸閒肥也段氏說文注不得其解乃謂此三肥字皆脂字之譌豈其然乎

火從地出

西河郡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也念孫案地下脫中字火從地中出謂從井中出也郊祀志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文與此同皆有中字

原高

五原郡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西部都尉治田辟水經河水注原高作原亭云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又東逕原亭城南闕駟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念孫案作原亭者是也亭所以守也中部都尉治原亭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讀辟爲壁壁亦謂築城以守也匈奴傳曰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至盧朐是也

樓煩鄉 富代

雁門郡陰館樓煩鄉景帝後三年置莽曰富代念孫案樓煩上當有故字言陰館縣乃故樓煩鄉景帝後三年始置縣也志文若是者多矣脫去故字則文義不明水經灤水注正作故樓煩鄉富代水經注作富臧亦於義爲長

入沽

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寧入沽舊本脫廣字今據水經注補師古曰沽音姑又音故又下文平舒祁夷水北

至桑乾入沽念孫案沽皆當爲治字之誤也上文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

沽音弋之反卽此水也水經灤水注曰灤水一曰治水舊本灤譌作瀉說文曰灤水出雁門陰館累頭山東入海或曰治水也從水累擊玉篇音力追切今

據又曰灤水東逕下洛縣故城南地理志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至

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案注曰于延水又東逕大寧縣

南逕茹縣故城北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東南流注於灤水是乎延水至廣寧尙未入治故云地理志曰

于延水東至廣寧入治非矣趙氏東潛未解非矣二字之意而改入治爲入沽謂六朝時漢志已譌治爲

沽故道元以爲非蓋誤會也又案注言灤水左會于延水於下洛縣故城東南灤水卽今之桑乾河與水經

落故城在今直隸保安州西于延水卽今之洋河源出山西天鎮縣邊外東至保安州入桑乾河與水經

合注是于延水入治非入沽也又案灤水注曰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至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於灤水

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灤是也灤水卽治水是祁夷水入治非入沽也祁夷水卽今之

西廣陵縣西北至直隸蔚縣入桑乾河卽此志所

海。此即今之白河。源出直隸赤城縣邊外。東南至天津縣。由直沽入海者也。非于延祁夷二水所入。且廣寧桑乾。皆治水所經。非沽水所經。則此志入沽。明是入治之譌。師古音姑。又音故。胥失之矣。

參合 庫池別

南城庫池河。東至參合。入庫池別。齊曰。參合。當是參戶之譌。參戶縣屬渤海。庫池所經也。若參合故城。在北塞之外。限隔重山。非庫池所得至矣。念孫案。齊說是也。庫池別下。當有河字。下文河閒國弓高下云。庫池別河。首受庫池河。是其證。

溫餘水

上谷郡軍都。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念孫案。溫餘。本作灑餘。灑力。灑省作潔。與濟灑之灑相亂。因譌而為灑。灑。它合反。即灑字之省。故今本水經注作灑餘水。又譌而為溫。灑字俗書作灑。溫字俗書作溫。二形相似而誤。戴先生水經注校本已詳辯之。而師古灑字無音。則所見本已譌為溫矣。

樂陽水 入海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念孫案。樂陽。當為陽樂。入海。當為入沽。水經沽水注曰。陽樂水出且居縣。引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又曰。陽樂水。東南合赤城河。又東南入沽水。是其證。今猶謂之陽樂河。出宣化府龍門縣西。娘子山東南。至鷓鴣堡。合南河。即赤城河。又東至赤城縣。入沽河。與水經注合。其入沽之處。在赤城縣南。

界尙未出山。不得言入海也。此涉下文沾水入海而誤。

庠奚

漁陽郡庠奚。孟康曰。庠音題。念孫案庠皆當爲虺。韻書虺庠二字。竝有題音。易於相亂。又隸書虺字或作虺。形與庠亦相亂。案古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虺。蓋俗書虺字作虺。與帝字相似。故二字互譌也。今經傳相承。虺字作啼。躍字作蹄。皆其類然。則虺奚之作庠奚。當亦是傳寫者以虺爲庠。因譌而爲虺矣。故虺誤作庠。續漢書郡國志。水經鮑邱水注。竝作僂奚。僂字以虺爲聲。則漢志之本作虺奚。甚明。集韻庠虺二字。竝田黎切。庠字注引說文。唐庠石也。虺字注云。虺奚縣名。是庠字自爲唐庠石。而虺字則爲虺奚縣。作庠奚者誤也。太平御覽州郡部八引十道志云。檀州本漢虺奚縣。又引漢志。虺奚屬漁陽。虺音題。則宋初本尙不誤。

洧水 蠻夷

白檀。洧水出北蠻夷。師古曰。洧音呼鷄反。漢書攷異曰。案水經注。濡水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縣北蠻夷中。念孫案今地理志脫中字。蓋酈元所見之漢書。本作濡水。不知何時譌濡爲洧。師古不能正也。漢之白檀縣。在今古北口外。灤水所經。濡灤古今字。別無洧水之名。念孫案錢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謂出漁陽白檀塞外之濡水。字本作洧。從水。奘聲。奘俗作軟。故洧從其聲。而音乃官反。聲相近故也。若出涿郡故安之濡水。則字從需聲。而讀若儒。兩字判然各異。說文。濡玉篇音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入涑。不言出漁陽白檀。

然可言入海。不可言入海陽也。且善長駁之云。濡水東南至彘縣碣石山。南入海。而不逕海陽西也。蓋經誤證耳。據此則溧水入海之處。在彘縣。而不在海陽也。漢海陽故城在今濰州西南。彘縣故城在今昌黎縣南。

四年

元菟郡。武帝元封四年開。念孫案。四年。水經遼水注作三年。是也。武帝紀。朝鮮傳。竝作三年。史記朝鮮傳。樂浪郡下。亦云元封三年開。

水

鬱林郡定周。水首受無斂入潭。念孫案。水上脫周字。水經曰。存水出櫪爲郁鄔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潭中縣。注於潭。注云。存水東逕牂柯郡之毋斂縣北。而東南與毋斂水合。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案此所敘周水來源與班志不同。而周水之在定周則同。又溫水注曰。潭水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皆其證。

入高要

合浦郡臨允。牟水北入高要。入鬱。念孫案。入高要。當爲至高要。水經溫水注曰。牟水出交州合浦郡臨允縣。北流逕高要縣。入於鬱水。高要縣屬蒼梧。卽今肇慶府高要縣也。臨允縣在今新興縣南。

十八年

苗川國。故齊文帝十八年別為國。念孫案十八年當為十六年。水經巨洋水注作十八年。則善長所見本已誤。高五王傳曰：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濟北王志。舊川王賢。膠東王雄渠。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孝文十六年同日俱立。諸侯王表及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齊悼惠王世家竝同。漢紀亦同。上文濟南郡下云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下文膠東國下云故齊傳相符唯魯川不合。

三石山

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念孫案三石當為三戶字之誤也。水經濰水注引此正作三戶。郊祀志曰：宣帝祠三戶山於下密。山在今平度州西南七十里。

慮

城陽國慮。念孫案慮當為盧字之誤也。水經沂水注曰：盧川水東南流。逕城陽之慮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是其證。全氏謝山曰：今本漢書慮作慮。慮有慮音。如昌慮取慮之類。念孫案全說非也。慮字雖有慮音。而古書慮字無通作慮者。若盧通作慮。則注當云慮音盧。今注內無音。則本是慮字明矣。

脫四字

淮陽國圜念孫案王莽傳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蘇林曰：陳留圉縣莽改曰益歲。然則圉縣下當有莽曰

益歲四字。而今本脫之也。

脫三字

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念孫案此下當有青州藪三字。

屬豫州

魯國屬豫州。念孫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魯國本屬徐州。光武改屬豫州。此記前漢郡國則當云屬徐州。不當云屬豫州。蓋後人所改。

沛 沛渠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念孫案入沛當為入沛渠。今本沛譌作沛。又脫渠字。沛渠者沛水分出之渠。東入於泗水。一名荷水。卽前山陽郡湖陵下所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荷水在南者也。水經曰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湖陸卽湖陵。章帝更名。又曰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荷水卽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卽此所云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渠者也。水經泗水注云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濟。互受通稱。又下文蕃下云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沛渠。沛渠亦當爲沛渠。水經注引此。正作沛渠。今本水經注脫渠字。此言入沛渠。則知上文泗水至方與入沛。沛下當有渠字矣。

荊州 十一年 四年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荊州。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漢書攷異曰。州字衍。高帝六年封劉賈爲荊王。兼有廣陵之地。故云屬荊。其時未設諸州刺史。不得言荊州也。念孫案錢說是也。十一年當爲十二年。文選蕪城賦注引此已誤。諸侯王表曰。高祖十二年十月辛丑。吳王濞以故代王子沛侯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曰。高祖十二年更荊爲吳。十月辛丑。初王濞元年。故曰高帝十二年更屬吳也。景帝四年當爲三年。諸侯王表曰。江都易王非。以景帝二年三月甲寅立爲汝南王。二年徙江都。二年者。景帝之三年也。史表誤在曜北史記志疑已辯之。史記孝景紀曰。三年六月乙亥。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漢紀同。故曰景帝三年更名江都也。

山川林澤

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壅。念孫案山川林澤。當依漢紀作山林川澤。見周官大司徒。

其剛柔緩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念孫案其本作有。言五常之性不同。故民函五常之性。亦有剛柔緩急。及音聲之不同也。今本有作其字之誤耳。管子小匡篇則有制令。史記律書非有。聖心以乘聰明。今本有字並誤作其。周南關雎正義。小雅谷風正義。采菽正義。左傳文六年。昭二十一年正義。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有。

秦幽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秦幽吳札觀樂爲之歌秦念孫案秦幽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蓋涉上文兼秦幽兩國而衍

洋洋

邶詩曰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段氏詩經小學引盧氏紹弓說曰玉篇水部萍亡爾切亦瀾字集韻瀾或作洋然則洋洋乃洋洋之譌卽新臺之河水瀾瀾也廣雅釋邱有洋字今亦譌爲洋念孫案廣雅又譌洋爲洋盧以洋爲洋之譌非也河水洋洋之洋不得訓爲厓今本念孫案盧說是也洋字本作洋以平姓之芋爲聲俗書平姓字作芋與篆文羊字無異故洋譌爲洋也下文引衛詩河水洋洋則此洋洋爲洋洋之譌明矣

巫鬼

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念孫案巫鬼上原有好字此言大姬好祭而用巫故其民化之而皆好巫鬼也脫去好字則文義不明詩譜云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正義引此志正作其俗好巫鬼又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正義兩引此皆云好巫則有好字明矣匡衡傳亦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一都之會

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念孫案都會之閒不當有之字。篇內皆言一都會無之字。史記貨殖傳亦無。

昂畢

趙地昂畢之分野。引之曰昂。上當有胃字。史記天官書正義引星經曰胃昂趙之分野。晉書天文志引費直周易分野曰自婁十度至畢八度。胃昂在其中趙之分野。又引蔡邕月令章句曰自胃一度至畢五度。趙之分野。高注呂氏春秋有始篇淮南天文篇竝曰胃昂畢趙之分野。皆其證。漢紀高后紀云胃昂畢趙也。廣雅同。即本漢書尤其明證矣。史記正義論例引此已脫胃字。

冰紈

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如淳曰紈白熟也。臣瓚曰冰紈紈細密堅如冰者。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潔如冰者也。紈素也。念孫案冰紈謂素色鮮潔如冰也。師古分冰紈爲二物亦非。

溝洫志

醴二渠

迺醴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醴分也。師古曰醴音山支反。念孫案醴本作灑。注內醴字並同此後人不識古字而

以意改之也。河渠書作厮。索隱曰。厮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韋昭云。疏決爲灑。據此則漢書本作灑。明矣。司馬相如傳。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揚雄傳。灑沈蓄於豁瀆。師古竝云。灑分也。所宜反。則此注亦作灑。明矣。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字亦作灑。文選南都賦。開竇灑流。李善曰。漢書音義曰。灑分也。所引卽孟康注。

溉注

渠成而用溉。注填闕之水。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念孫案。上溉字涉下溉字而衍。下言溉烏鹵之地。則此句不得先言溉。據注云。引淤濁之水。灌鹹鹵之田。則上句無溉字明矣。上文云。竝北山東注洛。欲以溉田。亦是先言注而後言溉也。史記及水經灑水注。通典食貨二。皆無上溉字。

慮殫爲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莫不王。慮有德色。慮非顧行也。慮不動於耳目。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師古曰。慮猶恐也。念孫案。師古訓慮爲恐。謂恐殫爲河。非也。下句云。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則是已殫爲河矣。今案。慮猶大氏也。言河水所漫之地。浩浩洋洋。大氏盡爲河矣。荀子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漢書賈誼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亡與無同。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下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亦言大氏莫

不王也。

師古曰：慮，計也。計，亦謂大計也。今本慮莫譌作莫慮。賈子五美篇曰：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今據改。

又曰：借父椽鉏，慮有德色。言大氏有德色也。又

曰：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大氏非顧行也。

師古曰：念慮之中，非顧行之善惡失之。

又曰：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言

大氏不動於耳目也。是慮為大氏之稱也。或謂之無慮。疊韻字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

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師古以無慮為無小計。慮非是辯見經義述聞。或作亡慮。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無慮，大計也。慮與閭古同聲而通用。

宣十一年左傳注：無慮，計功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爾雅釋木：諸慮山。樂釋文曰：諸慮如字。又力余反。又地理志。

河內郡隆慮，東海郡昌慮，臨淮郡取慮，遼西郡且慮，遼東郡無慮，並音閭。故河渠書作閭，殫為河，猶遼東之無慮縣。因醫無閭山以為名也。裴

駟謂州閭盡為河，尤失之。

弗鬱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孟康曰：鉅野滿溢，則衆魚弗鬱而滋長。近冬日乃止也。師古曰：孟說

非也。汪本非作是，涉上注章說是也。而誤。據景祐本改。別本或刪此四字。尤非。

弗鬱，憂不樂也。水長涌溢，澱濁不清，故魚不樂。又迫於冬日，將

甚困也。柏讀與迫同。念孫案顏說亦非也。河水本濁，不待汎濫而始濁。魚本生於河中，亦不以水濁而不

樂也。余謂弗鬱讀為沸渭。河渠書作沸鬱。沸渭猶汾沔。魚衆多之貌也。揚雄長揚賦：汾沔沸渭。

衆盛貌也。河溢鉅野，則其地皆魚矣。故曰魚弗鬱。下文蛟龍騁兮放遠游，意亦與此同。迫冬日者，言時已

近冬，而水猶汎濫也。迫冬日指水災言之。非指魚言之。武紀元鼎二年詔曰：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寒不活，與此迫冬日同意。

鬲

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念孫案鬲下有津字。而今本脫之。鬲津爲九河之一。而鬲乃縣名。非河名。九河以徒駭爲極北。鬲津爲極南。故曰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不當言自鬲以北也。周頌般正義引此無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案正義云。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此正釋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之文。則有津字明矣。禹貢正義爾雅釋水疏。引此並作自鬲津以北。

住十餘歲

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念孫案上旣言居。則下不得更言住。住當爲往。言故大隄在河西。而民居在隄東。與水相迫。故往十餘歲時。民更於大隄內。築直隄以自衛也。下文云。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是其證。隸書從彳從彳之字多相亂。故往譌作住。

藝文志

與不得已

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已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念孫案旣言咸非其本義。則無庸更

言皆不得其真。余謂與者如也。廣雅與如也。說見釋詞。不得已者，必欲求其本義也。言三家說詩，皆非其本義。如必求其本義，則魯最爲近之也。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語意與此相似。

后倉

曲臺后倉九篇。念孫案后倉下脫記字。則文義不明。據如注云：行禮射於曲臺。后倉爲記。故名曰曲臺記。則有記字明矣。儒林傳云：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五。引此並作曲臺后倉記。

法式

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念孫案式本作戒。字之誤也。隸書戒字或作戒，與式相似而誤。言行之是者，可以爲法。非者可以爲戒。故曰慎言行。昭法戒。劉向傳云：言得失。陳法戒是也。若作法式，則非其旨矣。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三。引作式。則宋時本已然。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作戒。戒亦戒之誤。陳禹謨不知我爲戒之誤。遂依俗本漢書改爲式。左傳序正義引此正作戒。

魯論語

傳魯論語者，念孫案語字涉上文而衍。論下無語字者，省文也。上文傳齊論者，亦無語字。皇侃論語疏，敍引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皆其證也。舊本北堂書鈔

藝文部二引此正作傳魯論者無語字。陳禹謨依俗本漢書增語字。

芋子

芋子十八篇名嬰齊人師古曰芋音弭史記孟子荀卿傳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也正義曰藝文志芋子十八篇顏師古云音弭案芋子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念孫案正義說是也芋有吁音故別錄作芋子史記作吁字小雅斯于篇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釋文芋音于反或作吁作芋者字之誤耳

武帝時說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念孫案古今人表捷子在尸子之後鄒衍之前或作接子史記田完世家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正義曰接子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孟子荀卿傳正義同是捷子乃六國時人不音六國時者蒙上條而省非武帝時人武帝時說四字乃涉下條注武帝時說於齊王而衍

君人

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念孫案君人當為人君穀梁傳序疏爾雅序疏引此皆不誤

非禮

見儉之利因以非禮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禮下有樂字是也墨子有節用節葬非樂三篇故曰見儉之

利。因以非禮樂。穀梁序疏。引此已脫樂字。

作賦以風

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師古曰。風。讀曰諷。念孫案。風下原有諭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楊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風諭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文選皇甫謐三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並作作賦以風諭。

門人

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念孫案。門下人字。涉上文兩人字而衍。據注云。孔氏之門不用賦。則無人字明矣。此文本出法言吾子篇。而法言亦無人字。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八。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引此皆無人字。

傳周

耿昌月行度二卷。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念孫案。傳當爲傳。耿昌傳周。皆上姓下名。

太歲謀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引之曰。謀當爲謀。應劭注揚雄傳曰。謀。譜也。上文有漢元般周曆。謀今本譌作十七卷。下文有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唐人避太宗諱。書謀字作謀。因譌而爲謀矣。傳二十五年左傳。謀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爲欲。

驚謀出
作謀士

奇胘

五音奇胘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胘刑德二十一卷。如淳曰：胘音該。師古曰：許慎云：胘，軍中約也。念孫案說文：奇核，非常也。淮南兵略篇：明於刑德奇賚之數。即此所云奇胘刑德。又曰：明於奇賚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祿祥。高注云：奇賚陰陽奇祕之要，非常之術。史記倉公傳：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核術。然則奇核者非常也。核，正字也。胘，咳賚皆借字耳。脈法之有五色診奇核術，猶兵法之有五音奇核，皆言其術之非常也。師古徒以奇胘用兵四字連文，遂以胘爲軍中約，不知軍中約之字，自作該。說文：該，軍中約也。字從言。非奇胘之義。且奇胘二字同訓爲非常，若以胘爲軍中約，則與奇字義不相屬矣。

所施

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念孫案所施上亦當有之字。方輿下句一例。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此有之字。

癢癩

金創癢癩方三十卷。念孫案師古注癩音在前，癢音在後，則癢癩當爲癩癢。說文：癩，小兒癩癢病也。諸書皆言癩癩，無言癢癩者。

漢書第八

陳勝項籍列傳

次所

又聞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爲之。非戍人所止也。念孫案。張說是也。下文言卒皆夜驚恐。則此次所明是戍卒所止處。非廣所止處也。且篝火狐鳴。所以驚戍卒也。若非戍卒所止處。則篝火狐鳴何爲乎。

兩勝廣

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念孫案。此文本作。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上文魚腹中書。及篝火狐鳴之語。皆曰陳勝王。故卒中往往指目陳勝。而吳廣不與焉。吳廣素得士卒心。故忿尉辱己。以激怒其衆。見下文而陳勝不與焉。史記陳涉世家。作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句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是其證。今本指目勝下有廣字。廣素愛人。上又有勝字。則與上下文不合。

張楚

勝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念孫案。張耳陳餘傳曰。陳王今以張大楚。以與已同。則劉說不誤。

蠶起

楚蠶起之將。師古曰。蠶起如蠶之起。言其衆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說見史記。

諸軍

願爲諸軍決戰。念孫案。諸軍當依史記漢紀作諸君。羽此時但有二十八騎。不得言諸軍也。下文亦作諸君。

脫二字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念孫案。史記秦始皇紀。燕下有楚齊二字是也。下文兩言九國之師。又云。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是其證。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並脫楚齊二字。

仰關

仰關而攻秦。念孫案。仰本作卬。古仰望字。皆如此作。師古注當云。卬讀曰仰。此四字見於師古注者不可枚舉。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關也。今流俗書本。卬字作叩。非也。以上師古注。今本則正文注文。

印字皆改爲仰。又刪去印讀曰仰四字矣。印叩字相似。故印誤爲叩。若本是仰字。何緣誤爲叩乎。

阡陌

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阡陌之中也。念孫案。阡陌本作什伯。此因什伯誤作仟伯。故又誤作阡陌耳。今本漢書及史記陳涉世家賈子文選。皆誤作阡陌。唯秦始皇本紀作什伯。羣書治要引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屈在十百之中。據此則正文及如注。皆本羣書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在十人百人之長也。今本什伯誤作仟伯。十人誤作千人。百之衆則不得言千明矣。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又引過秦論云。儼起什百之中。此皆其明證。上言行伍。故下言什伯。淮南兵略篇所謂正行伍。連什伯也。或謂陳涉起於田間。當以作阡陌者爲是。不知陳涉起於大澤。乃爲屯長時事。非爲耕夫時事。上文先言眊隸之人。後言遷徙之徒。此文行伍什伯。皆承遷徙之徒言之。下文適戍之衆。又承行伍什伯言之。躡足行伍之間。免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四句一意相承。皆謂戍卒也。若作阡陌。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棘矜

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鑊。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矜同。謂矛矜之把也。言往者秦銷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以相攻戰也。念孫案。方言曰。矜

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略篇曰：陳勝伐樵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云斬木爲兵也。後徐樂傳曰：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曰：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衆，饑擊棘矜。義並與此同。師古以棘爲戟，非也。下文鈞戟長鑊，乃始言戟耳。

張耳陳餘傳

庸奴其夫亡邸父客

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念孫案：王說非也。史記本作庸奴其夫亡去，抵父客，無嫁字，辯見史記。

乃

乃求得趙歇，宋祁曰：乃求舊本作仍求，非是。念孫案：說文仍從乃聲，仍乃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司几筵，凶事仍几，故書仍爲乃。鄭司農讀爲仍，是仍字古通作乃也。爾雅仍乃也，則仍可訓爲乃。史記匈奴傳，乃再出定襄，漢書乃作仍。淮南道應篇：盧敖乃與之語。今本脫乃字，據蜀志，卻正傳注引補。論衡道虛篇乃作仍，是乃字古亦通作仍也。東方朔傳：酒使大中大夫，晉邸壽王，水經渭水注引：酒作仍。子京未識古字，故以爲非而改之。

尙魯元公主

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尙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案尙之爲配，古無此訓，辯見周

易。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尙公主與尙書尙食同意。訓尙爲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爲辭。史記索隱曰。韋昭曰。尙奉也。不敢言取。崔浩曰。奉事公主。小顏云。尙配也。恐非其義。引之曰。小司馬說是也。公主尊。故以奉事爲辭。王吉傳。漢家列侯尙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則所謂尙者。乃奉事之稱。國人承翁主。承亦奉也。不得以尙爲配。又司馬相如傳。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尙猶配也。義與尙公主同。今流俗書本。此尙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念孫案此尙字卽當字也。與尙公主之尙不同。古字當與尙通。史記魏其武安傳非大王立當誰立哉。漢書當作尙。故一本作當。廣雅配當也。當可訓爲配。尙則不可訓爲配。

魏豹田儋韓王信傳

陽爲

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師古曰。陽縛其奴。爲殺奴之狀也。今流俗書本爲字作僞。非也。陽卽僞耳。不當重言之。念孫案爲字古通作僞。古書爲字多作僞。既見史記淮南衡山傳。陽僞卽陽爲。史記作爲。本字也。漢書作僞。借字也。師古不識古字。而讀爲詐僞之僞。故改僞作爲。而反以古本爲俗本。

韓彭英盧吳傳

糜食

通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曰方言蓐厚也厚食猶言多食說見經義述聞秣馬蓐食下

又

淮陰少年又侮信念孫案此又字非承上之詞又讀為有言少年中有侮信者也古字通以又為有說見

史記正作少年有侮信者或曰漢書何以無者字曰者字可

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唯天子亦以為國器唯上亦難焉唯其人之矚知哉

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師

古斷唯字為句注云唯應辭念孫案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當作一句讀唯讀為雖言非獨大王以為

弗如雖信亦以為弗如也雖字古多借作唯少儀雖有君賜雜記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並曰雖或為唯

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楊倞曰唯諺為雖秦策

曰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樊邑之王所甚憤者無先齊王唯

儀之所甚憤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唯皆作雖史記汲黯傳宏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可得也漢書

唯作雖又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君以聞之唯某無以更也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說也漢書

子大略篇曰天下之人唯各持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趙策曰君唯釋虛偽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史記范

唯傳曰須賈問曰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唯曰主人翁習知之唯唯亦得謂司馬相如傳曰相如

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又借作惟淮南精神篇不識天下之我備其物與史記淮陰侯傳作

用唯大臣亦以為然唯並與雖同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惟與雖同史記淮陰侯傳作

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則不得斷惟字為句而讀為唯諾之唯矣又案韓長孺傳曰士以此稱慕之唯天

在上句則後人依誤本漢書改之耳。唯讀爲雖。言不獨士稱慕之。雖天子亦以國器許之也。師古曰。言臣下皆敬重之。天子一人亦以爲國器云。天子一人。則是訓唯爲獨。失其指矣。又金安上傳曰。敵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唯亦讀爲雖。言不獨左右憚之。雖上亦難之也。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又失之矣。又揚雄傳曰。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唯亦讀爲雖。文選解嘲正作雖。師古曰。非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爲也。又失之矣。

令齊趙

令齊趙共擊楚彭城。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合。謂漢與齊趙合。而共擊楚也。

必不爲二子所禽矣

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念孫案。必不爲二子所禽矣。本作不。必爲二子所禽矣。不與否。同。言若不用臣之計。則必爲二子所禽也。史記作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是其證。後人不知不字自爲一句。而以不必二字連讀。遂不得其解。而改不必爲必。不。以爲陳餘用李左車之計。則必不爲二子所禽。不知上文明言兩將之頭。可致戲下。豈特不爲所禽而已乎。弗思甚矣。通典兵十三作不然。必爲所禽矣。通鑑漢紀二作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

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師古以前行屬上句。云行音戶郎反。劉奉世曰。前行當

屬下句言我若前行又恐阻險而還耳所以先使萬人陳也行如字念孫案劉說非是恐吾阻險而還者趙軍恐漢軍阻險而還也若謂韓信自恐阻險則當曰吾恐阻險而還不當云恐吾阻險而還矣下文使萬人先行出正所謂前行也而趙軍不擊之正所謂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也行字仍當音戶郎反而以前行屬上句

幾是乎

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薛瓚曰幾近也念孫案幾讀爲豈言人相我當刑而王今豈是乎史記黥布傳亦作幾集解引徐廣曰幾一作豈索隱曰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是其明證矣豈與幾古同聲而通用也趙岐注孟子告子篇曰幾豈也荀子榮辱篇曰是其爲相縣曰幾讀爲豈韓子姦劫弑臣篇曰幾不亦難哉禮史記滑稽傳曰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幾並與豈同

夏漢誅梁王彭越

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念孫案高紀云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漢紀同則不得言夏也且上下文皆不紀時而此獨紀時亦爲不類史記作夏亦誤也夏漢誅梁王彭越當作漢復誅梁王彭越復者承上之詞蓋布見淮陰侯誅而心恐復見醢彭越之事遂大恐也復字右邊與夏相似因誤而爲夏又誤在漢字上耳羣書治要

引作復誅彭越。是其證。

入漢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齊曰。史記作從入漢中是也。此文漢下脫中字。念孫案從入漢。卽從入漢中。非有脫文也。功臣表云。曹參以中涓從起沛。以將軍入漢。蕭何以客。初從入漢。樊噲以舍人起沛。從以郎入漢。皆其證。

荆燕吳傳

避不肯與戰

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念孫案避本作壁。壁不肯與戰。謂築壘壁而守之。不肯與戰也。吳王濞傳曰。條侯壁不肯戰。是其證。後漢書耿弇傳注曰。壁。謂築壘壁也。後人不知其義。而改壁爲避。其失甚矣。史記荆燕世家。正作壁不肯與戰。

閒招

使人閒招楚大司馬周殷。念孫案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謂使人私招之也。史記項羽紀。沛公道蒞陽。閒行。謂私行也。漢王閒往從之。謂私往也。王可以閒出。謂私出也。師古曰。閒。謂私求閒隙而招之也。則於義轉迂矣。

同情相求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史記同情相求作同情相成。念孫案惡助爲韻。好留爲韻。情成爲韻。欲趨爲韻。利死爲韻。則作成者是也。淮南兵略篇亦曰。同利相死。同情相成。成字隸或作訛。與草書求字相似。因譌而爲求矣。昭二十年左傳。虛以求。嬖晏子外篇。求作成。

轉胡衆

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轉字師古無音。念孫案轉讀爲專。專謂統領之也。史記作搏。索隱曰。搏音專。專謂統領胡兵。又田完世家。搏三國之兵。徐廣曰。搏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下文云。王專并將其兵。義與此同。專搏轉聲相近。故專又通作轉。莊子盜跖篇。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卽山木篇所謂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也。

渡淮

於是吳王迺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念孫案淮當爲江。丹徒卽在江南。故曰度江走丹徒。若度淮。則去丹徒尙遠。此涉上文吳王之度淮而誤。史記正作度江走丹徒。漢紀亦云吳王亡走江南。係丹徒。

漢兵還

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念孫案此時漢兵尙未還。不得言漢兵還也。還當依史記作遠。字之誤也。行遠則兵罷。故曰已罷可襲。

及未有詔虎符

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念孫案及當爲乃。說見史記。

圖之

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念孫案下之字後人所加。景祐本及史記並無。

豈不危哉

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也。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累音力瑞反。劉攽曰。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謂其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之。念孫案事發相重。晉說是也。豈不危哉。危讀爲詭。詭者奇異之稱。猶言豈不偉哉耳。高誘注淮南本經篇曰。詭文奇異之文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蘄以詛詭幻怪之名聞。呂氏春秋侈樂篇曰。倣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奇物譎詭。倣儻窮變。王逸天問章句序曰。琦瑋譎詭。譎詭與琦瑋同義。故史記作偉。偉與琦通。

漢書作危。危與詭古同聲而通用。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是其證也。張衡西京賦曰。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文義正與此同。師古讀危爲安危之危。遂以事發爲事發覺。相重爲相累。誤。貢父又疑危字爲後人所改。皆由不知危爲詭之借字。遂致紛紛之說。

楚元王傳

路少

德字路少。脩黃老術。念孫案路少本作路叔。隸書叔字或作紂。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泰山都尉孔宙碑陰。因譌而爲少。宋祁曰。路字下疑有叔字。而不言少字之誤。則是以少爲幼少之少。屬下句讀矣。案此言少脩黃老術。下又言少時數言事。則詞意重複。明此少字乃叔字之譌。非謂幼少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初學記職官部下。白帖七十四。七十五。七十七。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十八。引此竝作字路叔。脩黃老術。今本文選注。脩上有少字。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皆無少字。

肺附

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札附於大材木也。念孫案一說近之。然旣言附。又言託。則語意重出。余謂肺附。皆謂木皮也。說文曰。

朴木皮也。柿削木扎朴也。作肺者假借字耳。後漢書方術傳云：風吹削肺是也。今本肺誤作嘔。顏氏家訓已辯之。小雅角

弓箋曰：附木桴也。正義曰：桴謂木表之麤皮也。桴附朴聲竝相近。肺附語之轉耳。言已為帝室微末之親

如木皮之託於木也。下文云：臣幸得託末屬。是其證矣。田蚡傳曰：蚡以肺附為相。中山靖王傳曰：得蒙肺

附。衛青傳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宣元六王傳曰：博幸得肺附。師丹傳曰：肺附何患不富貴。王莽傳

曰：伏自惟念得託肺附。史記惠景間侯者表序曰：諸侯子弟若肺附。今本附作臍。因肺字而誤。凡肺附字

者。後漢書盧芳傳曰：以肺附之故。太元親次八曰：肺附乾餼。其餘已良。義竝同也。若以肺為肺肝之肺。則

義不可通。

通所聞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念孫案：通猶道也。謂道其所聞也。夏侯勝傳：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

前事。師古彼注曰：通謂陳道之也。

不可勝原 功無原

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師古曰：言不能盡其本數。念孫案：師古以原為本數。非也。原者。量也。度也。

言其麗與盛。不可勝量也。廣雅曰：量。灑度也。灑與原古字通。宋玉神女賦曰：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

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也。又王莽傳曰：功亡原者

賞不限原亦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限之賞。淮南本經篇。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無原亦謂無量也。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亦失之。高注齊策曰。度計也。計與度同義。故計亦謂之原。東方朔傳曰。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謂不可勝計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亦失之。

忤恨 恨其父 常連恨勝 爭恨 相恨 恨上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念孫案。恨讀爲很。忤逆也。很達也。謂與王鳳相違逆。非謂相怨恨也。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韋注曰。很達也。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整亦達也。整通作戾。鄭注大。齊策。秦使魏珪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即達秦。是很與恨通也。又李廣傳。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恨亦讀爲很。很達也。謂廣欲居前部以當單于。而青不聽也。又龔勝傳。夏侯常連恨勝。恨亦讀爲很。很者相爭訟也。謂常屢與勝相爭訟也。上文曰。勝以手推常曰去。又曰。常志謂勝曰。下云。御史中丞劾奏勝常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讀爲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下文云。御史中丞小雅常棣篇。兄弟鬩于牆。毛傳曰。鬩。很也。爾雅。鬩。恨也。孫炎本作很。云。相很戾也。李巡云。相怨恨。失者借字耳。又魏相傳。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恨亦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孟子言好勇鬪很。是很與爭鬪同義。故以爭很連文。作恨者亦借字耳。又匈奴傳。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與漢吏相恨。恨亦

讀爲很。謂相爭鬪也。史記作與漢吏相距。義亦同也。又外戚傳。李夫人病篤。自上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欲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耶。何爲恨上如此。恨亦讀爲很。很。違也。謂不從上意也。作恨者亦借字耳。晏子雜篇曰。君歡然與子邑。子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新序節士篇曰。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恨竝與很同。而六傳內恨字。師古皆無音。又注李廣傳云。令其父恨而死也。則是皆讀爲怨恨之恨。而不知其爲很之借字矣。

根墜地中 首塋泥中

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宋祁曰。垂作甬。一作函。通鑑漢紀二十二作函。司馬康曰。函。測洽切。胡三省曰。字書測洽之甬。從千從日。與今函字不同。漢書作根垂地中。意函卽垂字也。念孫案。漢書作甬。乃函字之誤。淮南要略。禹身執蘆甬。以爲民先。今本甬誤作塋。函卽甬之俗體。司馬音及宋校皆是也。梓柱得地氣而復生。故其根甬入地中。地中非空虛之處。不可以言垂。則作甬者是也。廣韻。甬俗作函。周官典瑞注。插之於紳帶。函之間釋文。插作函。初洽反。胡以函爲塋字。誤矣。漢紀孝成紀作根插地中。插甬古字通。則漢書作甬明矣。又儒林傳。先歐旄頭。劍挺墜。首塋泥中。宋祁曰。塋字當是甬字。亦是也。泥中可言甬。不可言塋。太平御覽儀式部一。引此正作甬。又舊本北堂書鈔儀飾部。太平御覽禮儀部。四方術部八。引此竝作插。

積思

專積思於經術。念孫案積思當為精思。字之誤也。藝文類聚雜文部一。太平御覽學部十。竝引作專精經術。北堂書鈔藝文部三。論語序疏。竝引作專精思於經術。漢紀孝宣紀同。文雖小異。而字皆作精。董仲舒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劉奉世曰。此禹戒舜之語。非舜戒禹之辭也。念孫案史記夏本紀云。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云云。論衡問孔篇云。尙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譴告篇云。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蓋司馬劉王所稱。皆今文尙書。故與古文不同。師古不見今文。故不能言其同異。而但云見虞書益稷篇也。若仲馮據今本尙書以駁子政。固無譏焉。

高五王傳

既欺

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念孫案既欺本作既見欺。謂見欺於齊王。而不得反其國也。今本脫見字。則

文不成義。燕王劉澤傳注引此有見字。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同。

後聞 後擊 後見熊

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念孫案已後聞三字。文義不順。後當爲復。言纒布等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與三國有謀。遂欲伐齊也。通鑑漢紀八作後。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史記正作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西南夷傳云王侯受詔已復相攻。又周勃傳。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後擊亦當依史記作復擊。又武五子傳。昌邑王賀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左右皆莫見。宋祁曰。浙本後作復。案浙本是也。見犬見熊。皆一時之事。故總而言之曰。左右皆莫見。不當云後見熊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四。引此正作復見熊。復後二字。篆隸皆相似。故復譌作後。說見史記韓王信傳。

羸

或白晝使羸伏。念孫案景祐本羸作羸。此古字之僅存者。說文羸。袒也。從衣羸聲。或從果聲作裸。俗作羸。不合六書之義。世人多見羸。少見羸。而經傳中羸字。皆譌爲羸矣。

蕭何曹參傳

魏將孫滋

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遼東張。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宋祁曰浙本遼字下有軍字念孫案浙本是也。上下文皆言攻某軍擊某軍脫去軍字則語意不完。水經涑水注引此有軍字史記同。

少朕

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爲年少故也。史記索隱曰案少者不足之詞。故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念孫案小司馬說是也。晏子春秋外篇亦云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翠書治要所引如是今本作少譌

載其清靖

載其清靖民以寧登念孫案載行也。見堯典鄭注昭十年左傳注周語注淮南傲真篇注謂行其清靖之治也。師古訓載爲乘失之。

張陳王周傳

汜上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汜上。今本汜作圯乃張修所改劉邳宋祁已辯之服虔曰汜音頤楚人謂橋曰汜。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沂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也。念孫案水經沂水注曰沂水於下邳縣北面流分爲二水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子圯上卽此處也。據此則文穎以汜爲沂水上橋是也。師古不審地望而非之誤矣。

直墮其履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汜下。師古曰。直猶故也。一曰正也。念孫案直猶特也。說見史記。

斂衽

楚必斂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念孫案。衽。謂袂也。廣雅曰。袂。衽袖也。衽。袂也。此云斂衽而朝。貨殖傳云。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是衽卽袂也。管子弟子職篇曰。攝衽盥漱。又曰。振衽埽席。趙策曰。攝衽抱几。列女傳母儀傳曰。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皆謂袂也。

鹿臺之財

散鹿臺之財。念孫案。財當依史記作錢。此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辯見史記周本紀。

天下不復輸積

息牛桃林之櫓。天下不復輸積。宋祁曰。浙本天字上有示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史記。漢紀。及新序。善謀篇。皆有示字。

有故怨

雍齒與我有故怨。念孫案。怨字因注文而衍。蓋正文本作雍齒與我有故。故服注申之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若正文有怨字。則服注爲贅語矣。有故卽有怨。呂氏春秋精諭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與衛無故。子曷爲請。無故卽無怨也。史記作雍齒與我故。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三。引漢書並作雍齒與我有故。新序善謀篇同。皆無怨字。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

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大子位必矣。景祐本上字下有曰字。劉敞曰。曰字後人妄加。念孫案劉說非也。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是四皓述高帝之語如此。外戚傳曰。天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如意類我。故下文曰。明其代大子位必矣。若無曰字。則爲四皓語矣。是四皓以大子爲不肖也。豈其然乎。史記亦有曰字。

避逃我

吾求公避逃我。念孫案避逃上更有一公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外戚恩澤侯表序注。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引此並作吾求公。公避逃我。史記及新序善謀篇。作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皆重一公字。

所與

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宋祁曰。浙本所與下有上字。念孫案浙本是也。無上字則文義不明。史記亦有上字。

絳灌等或讒平 議者或言 竹柏或枯

絳灌等或讒平。史記或作咸。念孫案既言絳灌等。則讒平者非止一人。作咸者是也。又匈奴傳。單于遣右
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漢紀孝成紀
或作咸。案下文云。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不如勿受。是議者皆言宜受其降。唯永欽以爲不可也。
亦以作咸者爲是。又王莽傳。天鳳三年二月。大雨雪。深者一丈。竹柏或枯。或亦當從漢紀孝平紀作咸。皆
字之誤也。北堂書鈔天部四。引王莽傳。正作咸。

爲匈奴圍

至平城。爲匈奴圍。宋祁曰。圍字上疑有所字。念孫案。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注。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注。引
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女弟

樊噲。帝之故人。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念孫案弟上本無女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女弟而但曰弟者。省文耳。
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女字。樊噲傳云。噲以呂后弟呂須爲婦。五行志云。趙皇后弟昭儀。高五王傳云。紀大
后取其弟紀氏女爲王后。弟上皆無女字。

固請之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宋祁曰。之字可刪。念孫案宋說是也。此時平尙未得宿衛中。但請之耳。下文太后以

爲郎中令。然後得其所請。若云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則是平已得宿衛。而下文爲贅語矣。之字涉下文兩之字而衍。史記無。

啞血而盟

始與高帝啞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宋祁曰。浙本無而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景祐本作啞而盟。而卽血之誤。此作啞血而盟者。一本作血。一本作而。而寫者誤合之耳。史記呂后紀作噦血盟。無而字。

各有主者

平曰。各有主者。宋祁曰。越本無各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各字。此涉下文苟各有主者而衍。下文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故文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此文但言有主者而已。不須言各。北堂書鈔政術部下。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太平御覽職官部二。引此皆無各字。史記亦無。

續封之

願得續封之。然終不得也。宋祁曰。浙本無之字。念孫案。浙本是也。封下不當有之字。後漢書袁安傳注。引此無之字。

樊鄴滕灌傅靳周傳

擁輕車騎

別擊西承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念孫案。擁當依景祐本作雍。擊雍輕車騎。雍南者。上雍是章邯為雍王之雍。下雍是雍縣也。二雍字並於用反。史記正作雍輕車騎。正義音於拱反。則酈商傳亦云。破雍將軍烏氏。後人改雍為擁。則義不可通。

攻其前垣

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史記作攻其前拒。集解云。徐廣曰。拒一作和。駟謂拒方陳也。念孫案。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垣字之譌也。垣與桓聲相同。拒與桓字相近。莊子應和。如淳注。漢書酤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案和桓聲相近。桓之讀為和。猶和之讀為桓。水經和。桓水注。引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曰。和讀曰桓。遂周書時訓。將帥不和。與言權為韻。亦讀為桓。和謂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孫子軍爭篇。合軍聚衆。交和而舍。魏武帝注曰。軍門為和門。兩軍相對為交和。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唐開元禮。仲冬講武。除地為場。四出為和門。言四出則左右前後皆有和門。故此言攻其前和也。軍前門謂之前和。猶棺前蔽。

謂之前和呂氏春秋開春論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是也和與桓聲相近軍門兩出謂之和周官所謂左右和猶木雙植謂之桓也周官大宗伯公執桓圭鄭注曰雙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猶木四植謂之桓也檀弓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謂之桓軍門四出謂之和而字或爲桓猶木貫柱四出謂之桓而聲或爲和也漢書傳壘寺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然則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擊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卽華表也史記作拒漢書作垣皆桓字之譌也李奇顏籀以垣爲牆垣表駟以拒爲方陳皆失之訓拒爲方陳則與且桓與和聲相近故史記一本作和若作拒則聲與和遠而不可通矣

將軍

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宋祁曰越本景祐本無二軍字念孫案越本景祐本是也史記亦無二軍字周勃傳得丞相大將各一人灌嬰傳斬其小將十人皆無軍字

鄆侯

景帝復封緜子應爲鄆侯蘇林曰鄆音多屬沛國水經淮水注曰苞水東逕鄆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爲侯國音多沈氏釋旃曰漢書周緜傳封緜子應爲鄆侯蘇林音多寒反讀如邯鄆之鄆也史記周緜傳亦引蘇音則但曰音多漢志引孟康之音亦曰多丁度遂造爲當何反之音以附會之觀酈注則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也見趙氏水經注釋念孫案沛郡鄆縣之鄆蘇林孟康皆音多多下寒反二

字乃明監本妄加之也。今考景祐本汪本毛本周縹傳注並作音多。獨明監本有寒反二字。而沈氏遂爲其所惑。凡漢書注中所引漢魏人音皆曰某音某。或曰音某某之某。未有曰音某某反者。明監本地理志銅陽下孟康曰銅音紂紅反。理見地此傳鄂侯下蘇林曰鄂音多寒反。皆不類漢魏人語。則紅反寒反四字。明是監本所加。考鄂縣之鄂蘇林周縹傳注孟康地理志酈道元淮水顏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司馬貞高祖侯表索隱皆音多。自是舊讀如此。非有脫文。史記周縹傳索隱引蘇林正作音多。則本無寒反二字明矣。地理志之鄂縣孟康音多。正與蘇音相合。豈亦脫去寒反二字邪。且蘇林在孟康之前。若蘇音多寒反。而孟音多。則後人當兩存其音。不當獨用孟音也。今諸家皆音多。而不音多寒反。則蘇孟同音可知。又高紀上自東至邯鄲。邯鄲二字皆無音。而鄂侯之鄂獨有音。則其音多而不音單。又可知。水經注音多。卽本於蘇孟。乃云六朝本已如是。不始於小顏小司馬。則豈酈顏司馬及丁度所見本。及景祐本汪本毛本皆不足據。而唯明監本爲足據邪。沈氏之意。徒以單在寒韻。多在歌韻。鄂從單聲。不當讀如多。此明監本所以加寒反二字也。不知寒歌二韻。古聲相近。故單聲之字。多有轉入歌韻者。并有轉入哿箇二韻者。說文驪從馬單聲。而魯頌駟篇有驪有駟之驪。音徒河反。說文禪富穉兒。從奢單聲。丁可切。鬻字說文亦從單聲。而淮南主術篇水殺鬻。已與鬻熊爲韻。橫古讀若詞。縣古讀若波。說見唐韻正。又爾雅瘳勞也。瘳音丁賀反。小雅大東篇哀我憚人。小明篇憚我不暇。憚字並音丁佐反。四牡篇嘽嘽駟馬。說文引作彥彥駟馬。丁可切。凡此皆單聲。

之字而轉入歌哿箇三韻者也。其寒韻中字非從單聲而轉入歌哿箇者則不可枚舉。又何疑於鄆之音多乎。而全氏謝山經史問答且謂沈說足發二千年之謬。不知明監本加寒反二字。乃二千年未有之謬也。

權呂祿

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權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史記酈商傳集解引此同。漢紀引權呂祿作權賣呂祿。念孫案權賣呂祿正承上賣友言之。於義爲長。蓋仲豫所見漢書本如是。權與權字形相似而誤。又脫去賣字耳。

漢書第九

張周趙任申屠傳

自卒史

於是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宋祁曰。越本自作以。校改以爲自。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宋改以爲自。從史記也。然自以皆由也。則改猶不改耳。景祐本亦作以。

期期

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劉攽曰期讀如荀子曰欲綦色之綦楚人謂極爲綦案荀子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知所據念孫案顏說是也臣期知其不可臣知其不可也臣期期不奉詔臣不奉詔也期期乃吃者語急之聲本無意義劉讀期爲綦而訓爲極臣極不奉詔斯爲不詞矣胡三省訓綦爲近尤非

請閒

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堯進請閒景祐本閒作問宋祁曰問疑作問汪本從宋改念孫案原本作請問義自可通不當輒以意改也史記亦作請問

尤好書

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宋祁曰學官本尤作凡陽夏公謂當從凡若從尤則師古當音好字作去聲浙本凡作尤念孫案作尤則與下文尤字重出作凡者是也景祐本亦作凡凡當讀爲汎上言汎好書故下言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尤邃二字正對汎好言之好字仍當讀去聲不當讀上聲史記作蒼本好書則讀去聲明矣陽夏公以好字師古無音而讀上聲非也上文張蒼好書律曆師古亦無音

見寵

其見寵如是。宋祁曰：越本無見字。念孫案：見字蓋後人所加。景祐本及羣書治要所引皆無見字。史記亦無。

酈陸朱婁叔孫傳

然吏

爲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念孫案：吏縣中賢豪，殊爲不詞。史記吏字在然字上，與監門連讀，謂食其爲監門小吏，而賢豪皆莫敢役使也。漢書寫本「吏然」二字誤倒，而師古遂曲爲之說，非是。劉辰翁反以是謂縣吏中之賢豪者，不敢役一監門謬矣。如劉說則當云縣吏中賢豪不當云吏縣中賢豪也。

輟洗起衣

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師古曰：起衣，著衣也。念孫案：古無謂著衣爲起衣者。此文本作輟洗起衣。句攝衣，句延食其上坐。鄭注：士冠禮曰：攝猶整也。謂整衣而延之上坐也。史記管晏傳曰：晏子懼然攝衣冠謝師古所見本脫攝字，遂以起衣連讀，而訓爲著衣，誤矣。史記正作攝衣。文選王粲七哀詩注：傳元雜詩注：班彪王命論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四引漢書皆作攝衣。人事部一百十五無攝字，乃後人以顏本漢書刪之，與前所引不合。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也。高紀亦云：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負處

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宋祁曰。或無負字。念孫案無負字者是。責義帝之處者。責問也。處所也。猶言問義帝安在也。處上加一負字。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殺義帝之負而衍。史記及新序善謀篇皆無負字。

何遽不若漢

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念孫案師古以遽爲迫促。非也。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遽字或作詎。詎。詎。詎。巨。又作渠。墨子公孟篇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淮南人間篇曰。此何遽不能爲福乎。韓子難篇曰。衛奚距然哉。秦策曰。君其試焉。奚遽叱也。史記甘茂傳。荀子王制篇曰。豈渠得免夫累乎。正論篇曰。是豈鉅知見侮之爲不辱哉。呂氏春秋具備篇曰。豈遽必哉。莊子齊物論篇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釋文曰。渠作巨。李云。淮南齊俗篇曰。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史記張儀傳曰。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索隱曰。渠詎何也。借耳。或言何遽。或言奚遽。或言豈遽。或言庸遽。或言寧渠。其義一也。何遽不若漢。史記作何渠。不若漢。則遽爲語詞。而非急遽之遽明矣。

馬上治

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念孫案治下亦當有之字。與上得之對文。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七。治道部

四引此並作治之。史記漢紀通鑑同。

淮南衡山濟北傳

刑

命從者刑之。日知錄曰。刑之。史記作剄之。當從剄。音相近而譌。下文天子自刑不殊。又云。王自刑殺。史記亦皆作剄也。念孫案說文。刑。剄也。廣雅同。案說文。刑。剄也。從刀井。井亦聲。剄。剄也。是刑與剄同義。不必改刑爲剄。

輦車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念孫案。輦車爲人輓行之車。則不得言四十乘。乘車四。馬車也。輦車當依史記作輦車。說文。輦。大車駕馬也。周官鄉師。與其輦輦。鄭注曰。輦。駕馬。輦。人輓行。故曰輦車。四十乘。世人多見輦。少見輦。故輦譌爲輦。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輦。輦者。今本輦譌爲輦。

令復之

吾特苦之耳。令復之。念孫案。令當依史記作今。今復之。卽復之也。師古注。暫困苦之。令其自悔。卽追還也。卽字正釋今字。各本今作令。卽涉注中令字而誤。史記汲黯傳。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餘見釋詞。

不相容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臣瓚曰。一尺布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可舂而共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相容也。念孫案正文注文之不相容。皆本作不能相容。此歌上四句皆三字。下二句皆四字。且不能與尙可對文。則能字斷不可少。今本正文注文皆無能字者。正文脫能字。而後人并刪注文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無能字。則所見本已誤。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及藝文類聚布帛部。引此皆有能字。史記同。高誘鴻烈解敘亦同。又史記集解引瓚注。亦有能字。

離騷傳

使爲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念孫案傳當爲傳。傳與賦古字通。舉陶謨言。文紀數作傳。僖二十七年左傳作賦。論語公治長篇。可使治其賦也。釋文。賦。梁武云。魯論作傳。使爲離騷傳者。使約其大旨而爲之賦也。安辯博善爲文辭。見上文。故使作離騷賦。下文云。安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事與此並相類也。若謂使解釋離騷。若毛詩傳。則安才雖敏。豈能且受詔而食時成書乎。漢紀孝武紀云。上使安作離騷賦。且受詔。食時畢。高誘淮南鴻烈解敘云。詔使爲離騷賦。自且受詔。日早食已。此皆本於漢書。太平御覽皇親部十六。引此作離騷賦。是所見本與師古不同。

愈欲休

王亦愈欲休。念孫案愈讀爲偷。故史記作王亦偷欲休。言偷安而不欲發兵也。上文云王銳欲發。此云王偷欲休。二語正相反。史記齊世家桓公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謂偷一小快也。燕策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史記蘇秦傳偷作愈。韓子難一偷取多獸。淮南人閒篇偷作愈。是偷與愈通也。而愈字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爲偷字矣。

鍛矢 鏃矢

作輶車鍛矢。鍛俗作鍛。漢書考證曰。史記作鏃矢是也。本書膠東王傳亦作鏃矢。念孫案矢必有鏃。無庸更言鏃矢。膠東王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矢。大鏃之矢。加大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此作鍛矢。亦無義。鏃與鍛皆當爲鏃。字形相近而誤也。既見淮南兵略篇。爾雅說矢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大雅行葦篇云。四鏃旣鈞。周官司弓矢云。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考工記矢人云。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士喪禮記作鏃矢。

漸靡

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又枚乘傳。泰山之巖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漸靡使之然也。念孫案漸讀漸漬之。漸靡與靡同。學記曰。相觀而善之謂靡。鄭注。靡。相切磋也。荀子性惡篇曰。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頭曰。靡。靡也。靡字古讀若。唐韻正。漸靡即漸靡。董仲舒傳云。漸民以仁。靡民以誼。是也。師古於漸字無音。於靡字靡故與靡通。說見唐韻正。

則前訓爲相隨從。後訓爲盡。皆失之。

菽叡伍江息夫傳

接刃

將爭接刃於公之腹。念孫案接讀爲插。說文插刺內也。內與入同。大徐本譌作刺內也。據小徐本改。玉篇廣韻並作刺入也。謂以刃刺入公腹。作接者借字耳。周官廩人共其接盛。鄭注曰。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釋文初治反。是接有插音。故與插通也。上文云。事刃於公之腹。李奇曰。東方人以物甬地中爲事。甬與插同。此云接刃於公之腹。是事與插同義。插與接同字。史記接刃作俶刃。是其明證也。刺與事同。而接字師古無音。則是誤讀爲交接之接矣。

墮肝膽

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念孫案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言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披腹心。輸肝膽。尤其明證矣。又鄒陽傳。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義與此同。師古亦誤訓爲毀。

數行

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如淳曰。其谿谷可得通行者有數處。念孫案如以行爲可得通行。則數行二字。義不相屬。故增字以釋之。曰。可得通行者有數處。殆失之迂矣。余謂爾雅毛傳並云。行道也。

通谷數行。言谿谷之可通者有數道也。

被服冠

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宋祁曰。浙本冠字上有衣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既言被服。則當有衣字。下文衣紗縠禪衣。卽承此衣字言之。脫去衣字。則上與被服不相屬。下與禪衣不相應矣。太平御覽居處部一。引此無衣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二十。布帛部三。引此皆有衣字。

東崖

如使狂夫。驪諱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驪。古叫字。念孫案。東崖猶東方耳。非必東海之邊也。廣雅曰。厓。方也。是厓與方同義。故文選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各在天一涯。李善注引廣雅。涯。方也。厓。涯。並與崖通。

文三王傳

猥自發舒 猥被以大罪

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猥。曲也。念孫案。猥猶猝也。言案事者所問。乃怨望朝廷之言耳。若淫亂之事。問所不及。何故猝自發舒也。月令。寒氣總至。鄭注曰。總猶猥卒也。卒與猝同。廣雅曰。猥。頓也。頓亦猝也。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曰。厲公猥殺四大夫。言猝殺四大夫也。馬融長笛賦曰。山水

猥至言猝至也。又王莽傳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驕起。驕高句。正猶即也。說見終軍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言今若猝加以大罪則恐其遂畔也。師古曰猥多也厚也亦失之。

賈誼傳

更奏之

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念孫案。悉更奏之。當依史記作悉更秦之法。秦奏相似而誤。又脫法字耳。色尙黃以下三句。皆是更秦之法。故言此以總之。若謂奏之於上。則但當言奏不當言更奏也。師古所見本正作更秦之法。故云更改也。亦謂改秦法。非謂改奏。

遙增擊而去之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如淳曰。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增益也。並見文選注。師古曰。增重也。言重擊其羽而高去。念孫案。如以增爲高高上飛之意是也。梅福傳曰。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遯。增逝與深遯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覽冥篇。鳳皇曾逝萬仞之上。高注曰。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皇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增爲益。顏訓爲重。皆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洌水之間曰搖。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曰。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搖與遙通。此言鳳皇必覽德輝而後下。若見細

德之險徵。則速高擊而去之也。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來倅

異物來倅。孟康曰。倅音萃。萃聚集也。念孫案上文祇有一服。不得言聚集也。倅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文言止於坐隅。廣雅倅待也。止待逗也。逗亦止也。見說文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云。萃止也。史記倅作集。集亦止也。見唐風鷓羽傳。晉語注。非聚集之謂。

怵迫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誑也。迫迫貧賤。西東趨利也。師古曰。誘誑之誑則音戍。或曰。怵怵惕也。音丑出反。其義兩通。念孫案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曰。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不得以怵爲怵惕明矣。

意變

大人不曲。意變齊同。念孫案意讀億萬年之億。說文本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卽莊子齊物之旨。作者借字耳。文選劉良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好惡積意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薛瓚曰：言衆懷好惡積之心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念孫案：李薛二說皆非也。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字本作意，或作億。文選作好惡積億又作臆。說文曰：臆，滿也。方言曰：臆，滿也。小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經義述聞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敵邑，不可億逞。億逞，卽億盈。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說見經義述聞意與逞古字通。意億臆並與意同。不治。

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宋祁曰：浙本治字上有能字。存能則語成文。念孫案：當作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治。治字蓋涉上句而衍。各本則又脫能字矣。賈子宗首篇作雖堯舜不能治字。

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序。念孫案：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序。賈子同。漢紀孝文紀作將能九合諸侯而一匡天下乎。今案作將能者是也。言文帝得位乘時，尙不能安危治亂，假令居齊桓之處，必不能一匡九合也。下文曰：臣又知陛下下有所必不能矣。能與不能，上下正相應。下文又曰：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序。臣有以知陛下下之不能也。又曰：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序。臣又知陛下下之不能也。語意並與此同。賈子作將不恐後

人據漢書改之也。

迺在

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念孫案在讀爲纔。廣韻。纔。僅也。言僅二萬五千戶也。字或作財。文紀。大鏡見。又馬遺財足。又作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裁什二三。說文。在從才聲。故與纔財裁通用。而在字師古無音。則讀如本字矣。賈子藩彊篇。正作乃纔二萬五千戶。

制從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鑑漢紀六同。念孫案制從當爲從制。謂莫不從其節制也。今本作制從。則文義不順。賈子五美篇。漢紀孝文紀。並作莫不從制。

病非徒瘡 踈齧

病非徒瘡也。又苦踈齧。念孫案病非徒瘡。當作非徒病瘡。病瘡與苦踈齧對文。則病字當在瘡字上。不當在徒非徒上。賈子大都篇亦誤作病非徒瘡。太平御覽疾部三引此。正作非徒病瘡。下文云。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齧。此尤其明證矣。下文又云。非豈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瘡。

師古曰。踈。古蹠字也。音之石反。足下曰蹠。今所呼腳掌是也。韃。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攷異曰。案說文無踈字。小顏讀爲蹠。恐亦臆說。當是蹠字之譌。說文。蹠。脛肉。一曰曲脛。讀若遠。蹠蹠。謂足脛反戾。不

便行動念孫案說文跣足下也作蹠者借字說文楚人謂跳躍曰蹠作蹠者別體耳或從石聲或從庶聲或從彘聲一也石與彘聲相近石與庶聲亦相近故盜跖或作盜蹠庶與彘聲亦相近故小雅楚茨篇或燔或炙與為豆孔庶為韻後漢書鄧曄傳注引史記曰申包胥晝夜馳驅足腫蹠蹠是古有蹠蹠之語即此傳之蹠蹠師古讀蹠為蹠非臆說也脚掌反戾故曰蹠蹠賈子大都篇亦作蹠蹠錢以蹠為蹠字之譌非也說文以蹠為曲脛廣雅曰蹠曲也是蹠蹠皆有曲義上既言蹠則下不得復言蹠史記漢書之字固有不見於說文者必別指一字以當之則蹠矣

廉愧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念孫案古無以廉愧二字連文者愧當為醜字之誤也廉醜即廉恥語之轉耳故賈子時變篇作廉恥又下文塞禮誼捐廉恥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賈子俗激篇並作廉醜凡賈子書恥字多作醜逸周書亦然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欲醜之以辭高注醜或作恥莊子讓王篇君子之而滅其所恥史記韓非傳恥作醜燕策雪先王之恥新序雜事篇恥作醜韓子說難篇在知節所說之所矜作醜淮南修務篇南榮喟恥聖道之獨亡於己賈子勤學篇恥作醜故知此廉愧為廉醜之誤

因恬而不知怪

而大臣持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失與泆同醜樂志作風俗流淫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念孫案因當為固字之誤也固與顧同顧反也見秦策及呂氏春秋審分篇淮南說山篇注恬而恬然也古謂然為而說見釋詞言大臣但以簿書期會為急至於俗流泆世壞敗反恬然不以為怪也賈子俗激篇正作固恬弗知怪

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

筦子曰禮儀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爲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念孫案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當從賈子俗激篇作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是字指四維不張而言言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今之四維不張豈不可爲寒心哉可爲寒心者危之之嗣非謂當寒心而憂之也羣書治要引此已誤史記田單傳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漢書杜欽傳曰小卜之作可爲寒心

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念孫案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本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今本羣下衍臣字此涉上文君君臣臣而衍而字又誤在羣臣上師古遂以羣臣衆信爲句師古曰衆信謂共爲忠信也上不疑惑爲句矣不知此謂衆不疑惑非謂上不疑惑也姦人亡所幾幸對上文姦人幾幸而言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對上文衆心疑惑而言羣衆即衆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楚辭七諫曰羣衆成朋賈子俗激篇正作羣衆信上而不疑惑

瞽史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念孫案上既言有記過之史則此不當更言史且誦詩乃瞽之事非史之事襄十四年左傳曰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周語曰瞽獻曲史獻書師箴大戴禮記保傅篇作瞽夜誦詩是也盧辯注反駁賦賦誦楚語曰史不失書瞽不失誦又賈山傳見下

之誤。列女傳母儀傳曰。夜則令瞽誦詩。是其證。後漢書馬廖傳亦曰。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今本夜作史者。涉上文而誤。賈子保傳篇亦作史。則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耳。

視已成事

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念孫案。視已成事。本作如視已事。此後人不解如字之義而改之也。已事即成事。無庸更加成字。如者。當也。古者如與當同。義昭二十一年左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注。言若愛司馬。則當亡。走定五年傳。不能如辭。杜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或訓如為說見釋詞。言不習為吏。則當視已事以為法也。說苑尊賢篇亦云。下文云。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二字。正承此文言之。是其明證矣。師古注下文云。已事。已往之事。而於此無注。則所見本已誤。羣書治要所引亦誤。大戴禮正作如視已事。賈子作而視已事。而亦如也。

智誼之指

開於道術。句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念孫案。智誼之指。本作智誼理之指。智讀曰知。古字多以智為知。與說見管子法法篇。與開字相對為文。謂開通於道術。識義理之指也。後人誤讀智為智慧之智。則智誼理三字。義不相屬。故刪去理字。而不知智誼二字。義亦不相屬也。通鑑無理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大戴禮賈子。並作知義理之指。舊本賈子皆如是。近時盧氏紹弓刻本。又刪理字。

司寇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念孫案兩司寇皆當作司空。司空掌役使罪人之事。故曰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徒謂役徒也。周官大司寇曰。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史記儒林傳。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皆其證。司空小吏詈罵而榜笞之者。謂力作不中程。則小吏從而笞辱之。陳咸傳曰。咸爲南陽太守。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輒加罪笞。事與此相類也。後人不解輸之司空之語。故改兩司空爲司寇。不知役使罪人。非司寇所掌。且司寇定其罪。而後輸之司空。則不得更言輸之司寇也。師古曰。司寇主刑罰之官。則所見本已誤作司寇。賈子階級篇作司寇。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引此文輸之司空。編之徒官。是其明證矣。

而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念孫案死而死耳。猶言死則死耳也。又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然而猶然則也。故文選作然則。古者而與則同義。說見釋詞。

縣屬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爲縣而屬。劉奉世曰。縣讀如懸。念孫案。劉音是也。淮南主術篇注曰。縣遠也。言越兩國之地。而遠屬於漢也。上文云。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是其證矣。荀子修身篇。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相縣。謂相遠也。史記高祖紀。縣隔千里。謂遠隔也。

捷之江

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如淳曰。捷。謂立封界也。或曰。捷。接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念孫案。捷當爲捷。字之誤也。隸書捷字。或作捷。與捷字相似。因誤而爲捷。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收功獻捷。捷字作捷。是其證也。土冠禮。建柶。今本譌作捷。柶。史記衛世家。嗣伯卒。子婁伯立。捷之言接也。如淳前說。是解捷字。故訓爲立。後說是解捷字。故訓爲接。後說是也。諸書無訓捷爲接者。而捷與接同。爾雅。接。捷也。郭璞曰。捷。謂相接續也。公羊春秋。莊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文十四年。晉人內接。蕃于邾婁。左氏穀梁。皆作捷。莊子則陽篇。接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捷。是捷與接字異。而義同。梁起於新鄆。以北著之河者。著音直。略反。謂相聯屬也。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者。捷與接同。亦謂相聯屬也。此言梁之地。北屬於河。淮陽之地。南屬於江也。如淳前說。訓捷爲立。非也。淮陽包陳以南。立之江。斯爲不詞矣。

頤指

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念孫案人之動頤。不能指麾。如說非也。頤當爲頤。頤指。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顧與頤草書相似。因譌而爲頤。左思吳都賦。寡旗若顧指。劉逵注。引此傳曰。頤指如意。是所見本。與如本不同也。莊子天地篇曰。手撓頤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是其證。釋文。顧本亦作頤。此亦草書之誤。貢禹傳曰。家富執足。目指氣使。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燕策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後漢書仲長統傳曰。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義與頤指並相近。

言問其臣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言。則問其臣。引之曰。師古以言爲發言。非也。言亦問也。連稱言問者。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訊言也。郭注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曰。言猶問也。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昭二十五年左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此占人謂問爲言之證。周官家人。言鸞車象人。注曰。鄭司農云。言言問其不如灋度者。大祝言甸人。注曰。鄭司農云。甸人主設復梯。大祝主言問其具梯物。小雅出車篇。執訊獲醜。鄭箋曰。訊言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箋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此言

問二字連用之證。

財幸 裁察 財擇 財哀 財留神 財覽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裁擇而幸從其言。念孫案：如師古說，則財幸二字意不相屬。今案：財猶少也。唯陛下財幸者，唯陛下少幸從之。猶下文言願陛下少留計也。諸葛豐傳曰：唯陛下裁幸。佞幸傳曰：唯陛下哀憐財幸。義並同也。鼂鐸傳曰：唯陛下裁察。又曰：唯陛下財察。皆言唯陛下少察之也。鼂鐸傳又曰：唯陛下財擇。王吉傳曰：唯陛下財擇焉。皆言唯陛下少擇之也。張安世傳曰：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言唯天子少哀之也。李尋傳曰：唯財留神反覆。覆，惑臣之言。言唯陛下少留神。猶賈誼言願陛下少留計也。師古以財爲裁量非是。師丹傳曰：唯陛下財覽衆心。言唯陛下少覽衆心也。財與裁古通用。亦通作纒。李陵傳注曰：財，僅也。廣雅曰：董，少也。董與僅同。

爰盎鼂鐸傳

本兵柄

是時絳侯爲大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念孫案：師古說非也。本者，主也。言主兵柄也。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曰：言有主行有本。繫辭傳：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說苑說叢篇：主作本。是本與主同義。史記作主兵柄。是其明證矣。

遇霜露

如有遇霜露行道死。陛下有殺弟名。奈何。念孫案霜當爲霧。霧字說文本作霧。形與霜相近。因譌而爲霜。考史記袁盎傳。淮南厲王傳。及漢書淮南厲王傳。並作霧露。後漢書謝弼傳。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語意卽本此。

不可用

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念孫案受其言下。當更有一言字。言不可用。正與言可采對文。今本脫一言字。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引此。正作言不可用。史記同。

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迺以刀決帳。句。道從醉卒直出。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念孫案道讀曰導。謂決開軍帳。導之從醉卒處直出也。說見史記。

金鼓之音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宋祁曰。學官本越本。並作金鼓之指。據云金鼓。則音爲是。作指非。念孫案作指者是也。景祐本亦作指。指者意也。鼓之意主於進。金之意主於止。若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則與金鼓之意相失。非謂與其音相失也。顏注。鼓所以進衆。金所以止衆。正釋指字之

義宋改指爲音而各本皆從之誤矣。通典邊防十作音亦後人以俗本漢書改之。漢紀正作指。

材官騶發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騶音馬。驟之驟。如淳曰。騶。矢也。師古曰。騶。謂矢之善也。春秋左氏傳作敢。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蘇音失之矣。引之曰。訓騶爲矢。則與下句矢字相複。蘇讀騶爲驟是也。驟發。謂疾發也。字或作趨。韓子八說篇。狸首射侯。不當強努趨發。趨發。騶發。並與驟發同。曲禮。車驅而騶。釋文。騶。仕救反。是騶有驟音也。荀子禮論篇。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正論篇。趨作騶。史記禮書作驟。是騶趨並與驟通也。漢紀孝文紀。正作材官驟發。

積死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死。病死也。執。謂地執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殯。今本殯作漬。注云。漬。謂相澼汗而死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澼於遂。傳曰。澼者何。澼。積也。漸。積。即注云。澼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澼積。衆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漬。積。瘠。並字異而義同。

相慕

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念孫案募當爲慕。民慕先至者之安樂而欲往。故曰相募而勸往。不當云相募也。此涉上文募民而誤。通典邊防十作募。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鑑漢紀七正作募。

實廣虛 橫術何廣廣兮

徙遠方以實廣虛。師古曰。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念孫案廣與曠同。曠。空也。虛與墟同。謂徙遠方之民以實空曠之墟也。漢紀作實空虛。是其證矣。邱墟字古皆作虛。五行志。師出過時。茲謂廣。李奇曰。廣音曠。是曠與廣通。廣虛猶言曠土耳。若以廣爲寬。廣虛爲空虛。則廣虛之下。必加之地二字。而其義始明矣。又武五子傳。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薛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案蘇說是也。曠曠者。虛無人之貌。故下句云。固知國中之無人。若讀廣爲廣大之廣。則與下句意不相屬矣。莊子天道篇曰。廣廣乎其無不容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恢恢然。廣廣然。義並與曠同。

不孽

通關去塞。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如淳曰。孽。疑也。去關禁。明無疑於諸侯。師古曰。應說是。念孫案。廣雅。灑。疑也。灑。今作孽。灑與孽同聲。故字亦相通。不疑諸侯。卽承上句言之。如說是也。賈子壹通篇。疏山東孽諸侯。亦謂疑諸侯也。

張馮汲鄭傳

外臨廟

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廟。念孫案外臨廟當依史記作北臨廟。劉向傳亦作北臨廟。謂北臨霸水之厓也。
服虔曰廟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側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念孫案廟與側通。魏風伐檀篇實之河之側。今毛傳側亦厓也。此時帝北向。故下文指北山言之。而漢紀亦云。上望北山。悽然傷懷。則當作北臨廟明矣。隸書外字或作外。
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形與北相似。故北誤為外。史記魯仲連傳。士無反北之心。方言燕之北鄙。今本北字並誤作外。

中渭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劉奉世曰。渭上有橋非一。此在中。故曰中渭橋。張說非也。念孫案劉說襲史記索隱而誤。辯見史記。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

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基。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劉奉世曰。等讀如等級之等。言凡罪之等差。念孫案如劉說。則下句當刪去然字矣。史記作然以逆順為差。若以等為等差。則是且罪差。然以逆順為差也。豈其然乎。齊曰。基字史記作差。文義甚明。念孫案。如云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正釋差字之義。則漢書亦是差字作基者字之誤耳。

王恬咸

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史記恬咸作恬開。徐廣曰。漢書作啟。啟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念孫案。史記以避諱作開。則漢書作啟明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百官公卿表。並作啟。此作咸者。俗書啟字或作啓。因譌而爲咸。宋祁反以作咸者爲是。謬矣。

欲見

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念孫案。欲見當依史記作欲見謝。謂欲見帝而謝罪也。下文卒見謝。卽承此句言之。則此句內原有謝字明矣。

爲將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牧下有時字。是也。今本無時字者。後人不解其義而刪之耳。時讀爲而。言吾獨不得廉頗。李牧而爲將也。而時聲相近。故字相通。賈誼傳。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大戴記。保傅篇而作時。聘義曰。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大戴記。朝事篇而作時。史記。大史公自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漢書。司馬遷傳而作時。是其證。史記亦有時字。

顏聚

令顏聚代之。宋祁曰。聚一作最。史記。索隱亦曰。聚。漢書作最。又廉頗。藺相如傳之顏聚。趙策作顏最。念孫

案作最者皆取之譌也。說文取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取與最字相似。世人多見最少見。故書傳中取字皆譌作最。隱元年公羊傳會猶取也。何注：取聚也。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爲取。史記：廣曰：聚一作取。今諸書取字皆譌作最。此作聚者校書者依史記改之耳。

河內

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史記：臣過河內及河內貧人。河內倉粟三河內並作河南。唯上文河內失火作河內。念孫案史記是也。蓋河內失火武帝使黯往視。道經河南見貧民傷水旱。因發倉粟振之。是黯未至河內。先過河南。故曰臣過河南。若黯已至河內而發粟振民。則當云臣至河內不得言過矣。漢書後三河內皆因上文河內失火而誤。

門下

當時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宋祁曰：門下者。邵本無下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下字。蓋涉上文戒門下而衍。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三十。人事部一百十六。引此皆無下字。史記同。

賈鄒枚路傳

比諫

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警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李奇釋公卿比諫。曰。相親比而諫也。或曰。比方事類以諫也。師古曰。比方是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余謂比諫當爲正諫。字之誤也。言工誦箴諫。警誦詩諫。而公卿則正諫其非也。東方朔傳贊曰。正諫似直敘傳曰。正諫舉郵韓。詩外傳曰。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說苑正諫篇。曰。諫有五。漢紀作比諫。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呂氏春秋達鬱篇曰。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淮南主術篇曰。公卿正諫。博士誦詩。警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說與此略同。而皆作正諫。大戴記保傅篇。警夜誦詩。工誦正諫。疑亦本作工誦箴諫。公卿正諫。而今本脫去箴諫公卿四字也。

道諛

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主意於邪也。念孫案。道諛卽諂諛之轉聲。說見史記越世家。

訟

又訟淮南王無大罪。舊本訟作誦。宋祁曰。誦疑作訟。誦是誦說字。非是。各本皆依宋說改爲訟。念孫案。訟古通作誦。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誅之。漢書作誦。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訟湯。漢紀作誦。皆其證也。子京疑誦當作訟。而後人輒改之。皆未達六書假借之旨。

縣衡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縣衡天下。服虔曰關西爲衡。應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縣法度於其上也。師古曰此說秦自以爲威力彊固非爲平法也。下文言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服虔是也。念孫案如說是也。縣衡天下謂法度加於天下耳。李善注文選仍用如說。引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若讀衡爲從橫之橫則縣衡二字義不可通。且始皇已滅六國無庸連橫也。下文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乃說二世時事與此無涉亦非以從橫對文。

蹈雍之河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服虔曰雍之河雍州之河也。師古曰雍者河水溢出爲小流也。言狄初因蹈雍遂入大河也。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雍音於龍反。念孫案雍讀爲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敵漏釋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甕與雍古字通也。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雜事篇作蹈流之河後人改之也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也。蹈甕之河負石入海皆欲其速沈於水耳。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紀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其明證也。服虔以爲蹈雍州之河師古以爲初蹈雍遂入河皆失之遠矣。

情素

披心腹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念孫案師古以鄭注中庸訓素爲向故以素爲心所向然非此所謂素也情素猶情實也下文云濟北見情實卽此所謂見情素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引史記披心腹示情素案澤傳而釋之曰素猶實也俗作慄集韻曰慄誠也情素與心腹對文則素非心所向之謂

荆軻

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此說云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劉敞曰王充書言秦怨荆軻并殺其九族殺則是湛矣非必沈之水也宋祁曰淳化本作荆軻景祐本無荆字案浙本郭本去荆字云據注無荆字南本徐鍇亦滅荆字念孫案劉說是也論衡語增篇云傳語云叮叮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悲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仲任不信叮叮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而大同則漢時傳語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且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相對爲文則正文內當有荆字若無荆字則應注當云軻荆軻也今直云荆軻爲燕刺秦始皇則正文原有荆字甚明師古所見本偶脫荆字遂云不知何人誤矣諸校本去荆字卽惑於師古之說也史記新序文選皆有荆字

開忠

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師古曰：開，謂陳說也。文選李善注引小雅曰：開，達也。念孫案李說是。

法而不譎

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念孫案：法，猶正也。故論語作正而不譎。僖二十年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法門，卽正門。史記賈生傳：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法制度，卽正制度。荀子性惡篇云：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又云：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高柴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大戴禮勸學篇：夫水出量必平似正。荀子宥坐篇：正作法，是法與正同義。師古以法爲守法，則於義稍迂。

勁不足以扞寇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念孫案：勁當爲執。字之誤也。俗書執字作勁，勁字作勁，二形相似。權輕則不足以守國，執弱則不足以扞寇。執與權正相對。若作勁，則與權不相對矣。師古云：權謀勁力不能扞守，加謀力二字，以曲通其義，而不知勁爲執之譌也。漢紀孝景紀：作勢不足以扞寇，以是明之。

所以爲大王惑

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宋祁曰：景德本云：此愚臣之所大惑也。無以爲王三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

有此三字。則文義不順。後人以下文復說吳王書云。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遂妄加此三字耳。景祐本及漢紀文選羣書治要。皆無此三字。說苑正諫篇同。

不知

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念孫案。知當爲如字之誤也。不如二字。與下文兩莫若。一不如。文同一例。不知就陰而止。與下文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亦文同一例。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或曰。莊子漁父篇。人有畏景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此同。曰。否。莊子上言。不知。故下言。愚甚。若作不知。則與下文不合矣。此文上言。不知。故下言。景滅迹絕。皆與其愈走而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則景自滅。迹自絕也。若作不知。則又與下文不合矣。下文云。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文選正作不如。若改作不知。其可乎。

南距羌笮之塞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劉敞曰。笮。武帝始通。此云秦南距羌笮之塞。非。念孫案。史記西南夷傳云。秦時常頰。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漢書是秦已通西南夷。而於諸國置吏。及漢初復棄之。而關蜀故徼也。司馬相如傳載相如之言。亦云。邛笮毋驪。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此言秦南距羌笮。正與二傳合。貢父特未之考耳。

方輸錯出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張晏曰。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師古曰。方軌而輸。雜出。賈賦。入於天子。念孫案。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汜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讎。史記宋世家。方作並。荀子正論篇曰。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漢書刑法志。並作方。是方與並同義。呂刑曰。方告無辜于上。謂並告無辜也。說見經義述聞。鄉射禮曰。不方足。謂不並足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課並兩舟也。

所以爲大王樂

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宋祁曰。景祐本無以字。念孫案。景祐本是也。此以字涉上文。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而行上文當有以字。此不當有三復之。而其義自明。漢紀文選皆無以字。

讒惡

與冗從爭見讒惡。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念孫案。師古以惡爲短惡之事。非也。惡與誣同。說文。誣。相毀也。玉篇。烏古切。廣韻。又烏路切。俗作。字通作惡。見讒惡。卽見讒毀。上文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師古彼注曰。惡。謂讒毀也。戰國策。史記漢書。皆謂相毀爲惡。

上得之

舉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宋祁曰。得之。越本無之字。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無之字。上得者。卽謂上得之。無庸更加之字。張耳陳餘傳。陳涉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但言見而不言見之。文義正與此同。漢紀孝武紀。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亦但言得而不言得之也。文選兩都賦序注。藝文類聚雜文部二。太平御覽文部三。及十六。引此並作上得。無之字。

變化之後 異舊之恩

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漢紀孝宣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之恩。作雋異之德。念孫案。上文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下文曰。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則作變亂者是也。宣帝繼昌邑王之後。故曰繼變亂之後。作變化。則非其義矣。異舊亦當依漢紀作雋異。今本雋誤爲舊。又誤在異字之下耳。宣帝五年左傳注曰。雋絕異也。雋異之恩。謂非常之恩。下文曰。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所謂雋異之恩也。若作異舊之恩。則非其義矣。羣書治要所引已誤。

始受命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念孫案。命字涉上文受命而衍。上文云。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故此云正始受之統。且與改前世之失對文。則本無命字明矣。漢紀及說苑貴德篇。皆無命字。

周內

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晉灼曰。精孰周悉。致之法中也。念孫案。晉注精孰。是解鍛練二字。周悉是解周字。致之法中。是解內之二字。如此則周內分爲二義矣。今案內讀爲納。納者補也。周密也。此承上上奏畏卻而言。謂密補其奏中之罅隙。非謂致之法中也。鍛練而周內之謂鍛練其文而周納其隙。廣雅曰。秩。納也。又曰。納。補也。論衡程材篇曰。納縷之工。不能織錦。納衲內古字通。今俗語猶謂破布相連處爲納頭矣。

漢書第十

竇田灌韓傳

矯先帝詔害

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鄭氏曰。矯詔有害不害也。義門讀書記曰。史記無害字。此衍文。鄭注迂鑿。念孫案。漢書凡言坐矯詔罪者。皆有害不害之分。史記亦有之。武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史記同。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外戚侯表。宜春侯衛伉。坐矯制不害免。史記同。終軍傳。張湯劾徐偃。矯制大害。法至死。皆其證。何以害爲衍文。蓋未考漢律也。

小苛禮

今太后以小苛禮責望梁王。念孫案。小苛禮。史記作小節苛禮是也。此脫節字。則文義不完。

自上古弗屬

今匈奴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師古曰。不內屬於中國。史記作自上古不屬為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為人。念孫案如晉注。則漢書本作自上古弗屬為人。而顏注云。不內屬於中國。則所見本已脫為人二字矣。史記主父偃諫伐匈奴書亦云。禽獸畜之。不屬為人。

天下之功 功義

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念孫案傷天下之功。本作傷天下之功義。功與公同。公義與私怒相對為文。報讎雪恥。一己之私怒也。按兵恤民。天下之公義也。故曰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義。公借為功。又脫去義字。詞意遂不完備。羣書治要引此已誤。新序善謀篇作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漢紀孝武紀作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皆其證也。議與義同。莊子齊物論篇有倫有義。釋文義。篇作議。司馬相如傳義不反顧。又杜鄴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功亦與公同。公與私相。酷吏傳義不受刑。漢書並作議。

逗橈

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服虔曰。逗音企。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願望也。橈。橈字之。訓未確。軍法語也。蘇林曰。逗音

豆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懼者要斬師古曰服應二說皆非也逗謂留止也橈屈弱也念孫案逗當為
 迟說文迟曲行也從辵只聲玉篇音邱戟切說文又云讀若匿也象迟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篇吾行
 卻曲釋文卻字書作迟卻曲即迟曲也廣雅云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恢不擊單于輻重而輒罷兵故
 曰迟橈當斬淮南汜論篇云令曰屈橈者要斬是也迟與逗字相似世人多見逗少見迟故迟譌為逗史記
 韓長孺傳同逗止也橈曲也二字各為一義不得以逗橈連文服應所見本正作迟故服云迟音企以企迟聲
 相近也若逗字則聲與企遠而不可通矣應云迟曲行避敵也曲行二字正用說文迟字之訓若逗字則
 不得訓為曲行矣蘇如所見本始譌作逗故誤訓為逗留師古不知逗為迟之譌反是蘇如而非服應失
 之矣

至它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師古曰於梁舉二人至於他餘所舉亦皆名士也史記至它作邳他
 索隱曰上音質下徒何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
 士也念孫案至與邳通它古他字壺遂臧固至它皆人姓名謂長孺舉此三人皆天下名士也若云至於
 他餘所舉亦皆天下名士則名士不應若是之多且至它二字文不成義必加所舉二字於下而其義始
 明矣小司馬以至它為解漢書者不至它為人姓名徒以邳讀入聲至讀去聲耳不知至字古讀若質
 至於他處尤非

聲與邳同。故字亦相通。幽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堙室窈爲韻。小雅杜杜精期逝不至。謬我篇入則靡至。書司馬相如傳。爰周邳隆。文類曰。邳至也。邳隆卽至隆。史漢中人姓名類多借字。邳至之通亦是也。

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各名顯

竇嬰田蚡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師古曰。謂馳入矣。軍欲報父讎也。而各名顯。念孫案名上本無各字。今作各名顯者。一本作名。一本作各。而後人誤合之也。用一時決策而名顯者。用亦以也。言竇田皆以外戚重。而灌夫則以一時決策而名顯也。名顯專指灌夫。下文並位卿相。乃總承竇田灌言之耳。師古不知各爲名之誤衍。而以各名顯爲總上之詞。遂以灌夫用一時決策爲句。不與下連讀。失之矣。史記正作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

景十三王傳

頃王子

復立頃王子。陵弟。郡鄉侯。閔爲王。宋祁曰。兩浙本無頃王子三字。念孫案兩浙本是也。閔爲陵弟。則爲頃王子可知。無庸更言頃王子矣。上文云。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下文云。立尊弟高。皆不言某王子。是其例也。

淮陽

建異弟定國爲淮陽侯。念孫案淮陽乃王國。非侯國。陽當爲陵。王子侯表云。淮陵侯定國。江都易王子。是其證。漢淮陵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北。與江都相近。

覆我

漢廷使者卽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師古曰。覆。治也。念孫案。訓覆爲治。於古無據。爾雅。覆。察。審也。鄭注考工記弓人云。覆。猶察也。言使者若復來審問我。則我必叛也。

帛布單衣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念孫案。帛布當從史記五宗世家作阜布。阜布單衣。賤者之服也。阜與帛字相似。因誤爲帛。管子輕重戊篇。立阜。穿服。牛馬。今本阜誤作帛。衣帛則不衣布。衣布則不衣帛。不得言衣帛布也。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爲單衣。斯爲曲說矣。

李廣蘇建傳

將數十騎從

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張晏解將數十騎從云。放縱遊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直言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念孫案。師古以從爲隨從。非也。既在大軍前。則不得言隨從。若謂以騎自隨。則當云從數

十騎。下文云李敢從數十騎。不當云將數十騎從也。張讀從爲放縱是也。而云放縱遊獵亦非。今案從讀爲縱兵之縱。謂馳擊之也。史記作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蓋得其意矣。下文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史記高祖紀曰。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匈奴傳曰。漢軍約單于入馬邑。而縱朝鮮傳曰。率遼東兵先縱。并與將數十騎從之。從同義。

不去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念孫案去當爲走。字之誤也。走與不走。文正相對。不當變走言去。太平御覽兵部二十五。引此正作不走。史記及通典兵六。通鑑漢紀十六。並同。

有恨

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念孫案恨上有所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藝文類聚封爵部。太平御覽封建部一。引此皆有所字。史記同。

惑失道 不爲利惑

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念孫案正文注文皆本作惑。今作惑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以字本作惑。故師古釋之曰。或迷也。衛青霍去病傳。或失道。師古亦曰。或迷。若作惑。則不煩訓釋矣。文選范滂龍效古詩注。太平御覽兵部五。引此並作惑。史記同。又卜式傳。不爲利惑。字亦本作惑。宋祁曰。故師古曰。

言不惑於利。若作惑。則又不煩訓釋矣。

客遇之

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宋祁曰。浙本客作容。念孫案。客字義不可通。衛霍傳但云泥野侯趙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左王。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大子安邦亡入漢。無所謂天子客遇之之事。客當依浙本作容字之誤也。容寬也。見五遇待也。見管子任寬待之。謂不問其沒軍之罪。

何以女爲見

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爲也。念孫案。見字當本在女字上。何以見女爲。猶論語言何以文爲。何以伐爲耳。若云何以女爲見。則文不成義矣。漢紀孝昭紀。作何用見女爲兄弟乎。爲下加兄弟二字。遂失其指。然據此知漢書本作何以見女爲也。

絕不飲食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念孫案。此本作絕不與飲食。師古所見本脫與字。則義不可通。乃曲爲之說。曰。飲於禁反。食讀曰飢。誤矣。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五。陳馬謖依顏本服飾部三。此卷與漢書刪與字。字未刪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人事部百二十七。服用部十。引此皆作絕不與飲食。是諸家所見本皆與師古

異也。漢紀本於漢書，而亦作絕不與飲食。是仲豫所見本，正與諸家同也。今據以訂正。新序節士篇亦作絕不與飲食。

網紡繳

武紀網紡繳，繫弓弩。宋祁曰：網字上疑有結字，念孫案結網與紡繳對文，宋說是也。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七，引此正作結網紡繳，漢紀同。

某澤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念孫案某澤二字，文義不明，某當爲荒字之誤也。隸書荒字或作某與某相似。荒澤，卽上文所云北海上無人處也。凡塞外大澤，通謂之海，海邊無人之地，故曰荒澤中。吳子論將篇曰：軍居荒澤，草楚幽穢。言天子射雁得書，知武等在荒澤中也。藝文類聚鳥部中，引作某澤，則此字之譌已久。漢紀孝昭紀正作荒澤。

物故

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宋祁曰：物當從南本作物，音沒，又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此師古後說所本。史記張丞相傳，集解引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此是讀物爲勿故事也。言無所能於事，念孫案子京說近之物與物同說，文物終也，或作燬，物物聲近而字通。今吳人言物字聲如沒，語有輕重耳。物故。

猶言死亡。楚元王傳云。物故流離。以十萬數。夏侯勝傳云。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物故與流離對文。皆兩字平列。諸家皆不知物為物之借字。故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也。

著節

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念孫案著節本作苦節。字之誤也。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十九出。蘇武苦節優寵六字。注引此傳云。宣帝以武苦節老臣。令朝朔望。陳禹謨本已改苦為著。藝文類聚職官部二同。

衛青霍去病傳

當云何

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念孫案注言處斷其罪。則誤以當為廷尉當之當。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解云何二字亦未了。余謂云何者。如何也。問建棄軍之罪當如何也。如云語之轉。李陵傳。所與博德言者云何。東方朔傳。隱云何。王莽傳。五聲八音。條各云何。皆謂如何也。

三年

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宋祁曰。三年。越本作二年。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及史記並作元狩二年。本書武紀亦云元狩二年春。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漢紀同。又史記建

元以來侯者表云冠軍景桓侯霍去病以元朔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自元朔六年至元狩二年凡三年故曰侯三歲

道邊

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念孫案使人先要道邊當依史記作使人先要邊集解云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也今本集解誤入正文內辯見史記道即邊字之誤而衍者師古曲爲之說非也或謂道邊爲路旁尤不成語

渾邪裨王將

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念孫案渾邪裨王將當依史記作渾邪王裨將

涉獲

票騎將軍去病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念孫案上文曰涉狐奴又曰涉鈞者濟居延下文曰濟弓盧凡言涉言濟者其下皆是水名今不言所涉之水而但言涉獲則涉非涉水之謂矣余謂涉猶入也入其軍獲其近臣故曰涉獲單于章渠高紀贊涉魏而東晉灼曰涉猶入也是其證

失期

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宋祁曰。景德本無失字。念孫案景德本是也。後票騎期。即失期也。無庸更加失字。景祐本及史記皆無失字。

爲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侯。念孫案侯上脫翁字。當依史記補。翁侯又見武功臣表及匈奴傳。史記同。

董仲舒傳

褒然

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張晏曰。褒。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師古曰。褒然。盛服貌也。詩。邶。風。旄。邱。之。篇。曰。褒。如。充。耳。念孫案褒然者。出衆之貌。故曰褒然爲舉首。大雅生民篇。實種實糗。毛傳曰。褒。長也。義與褒然爲舉首之褒相近。張晏訓褒爲進。猶爲近之。師古訓爲盛服貌。則與爲舉首三字義不相屬。且下句云。朕甚嘉之者。嘉其賢良出衆。非嘉其盛服也。

桀紂之行

陵夷至。康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宋祁曰。浙本行下有作字。念孫案浙本是也。此言桀紂之行。作。而王道大壞。脫去作字。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及文選移讓太常博士書注。引此皆有作字。

辭之所謂大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念孫案大當爲本。下文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而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而言。又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仍承始字本字而言。則上文本作辭之所謂本明矣。本字上半與大相似。又涉下文視大始而誤。元字雖可訓爲大。而仲舒則訓元爲本。以起下欲正本之語。非訓爲大也。春秋繁露王道篇曰。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重政篇曰。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元者爲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以上二條。皆訓元爲本。又訓爲始。始亦本也。晉語注曰。始本根也。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本始也。若訓元爲大。則別出一義。非仲舒正本之指矣。漢紀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

未以位爲樂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未下有聞字。語意較完。

又盡善也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錢氏養新錄曰。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又引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上矣下也。語意不同。當是論語古本。今漢書亦改作也。唯景祐本是矣。字。西漢策要與景祐本同。念孫案錢說是也。據顏注云。故聽其樂。而云盡美盡善矣。則正文本是矣。字。羣書治要引作韶盡善矣。文雖

從省而亦是矣乎。

所謂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念孫案下所字涉上所字而衍。景祐本作非謂積日累久也。通典選舉一。通鑑漢紀九並同。漢紀作不謂積日累久也。皆無所字。

予之齒

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宋祁曰。齒字上古本漸本同有上字。據注亦當有只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理。念孫案羣書治要引作予上齒者去其角。無之字。與下句相對。句法較爲整齊。春秋繁露度制篇亦云有角不得有上齒。

如之

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念孫案如猶當也。說見史記李將軍傳。

司馬相如傳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念孫案正文注文皆後人加之。景祐本所無也。賦奏在下文。則此不得先言奏。且下其辭曰三字。乃總承上文言之。忽插此二句。則語意中斷矣。後人以下文云。相如既奏

大人賦。天子大說。遂增此二句。而不自知其謬也。史記有此二句。亦後人所加。

隆崇律峭

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峭。岑巖參差。日月蔽虧。宋祁曰。越本無隆崇律峭四字。念孫案景祐本亦無此四字。而史記文選有之。疑皆後人所加也。注引郭璞曰。詰屈竦起也。崩音佛。詰屈是釋盤紆二字。文選注詰屈作隆崇。乃後人不曉注意而妄改之。竦起是釋峩鬱二字。而隆崇律峭不與焉。且崩字有音。而峭字無音。其可疑一也。文選律峭作峩鬱。而兩字皆無音。其可疑二也。西都賦巖峻峭。西京賦隆屈崔峭。皆有音。藝文類聚產業部下。引子虛賦云。其山則盤紆峩鬱。岑巖參差。日月蔽虧。而無隆崇律峭四字。與越本景祐本同。其可疑三也。後人加此四字。而以鬱峭爲韻。不知此三句。但以差虧爲韻。而首句不入韻也。

軼轉

軼野馬。轉駒駖。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曰。轉。謂軸頭衝而殺之也。軼音逸。念孫案軼讀若迭。隱九年左傳。懼其侵軼我也。杜注曰。軼。突也。僖三十二年。將有西師。過軼我。釋文並云。軼。直結反。成十三年。迭我殺地。迭與軼同。此言軼野馬。亦是侵軼之意。當讀若迭。而訓爲突也。轉讀爲窻。窻。踢也。莊子馬蹄篇。釋文引廣雅曰。踳。踢也。說文。踳。窻也。窻。踳也。舊本譌作衛也。今據踳字注及牛部窻字注改。是窻爲踢也。窻。轉二字並音衛。故字亦相通。言突野馬而踳駒駖也。上林賦之轉白鹿。義與此同。蹇。蹇。蹇。蹇。距虛。軼野馬。轉駒駖。皆

上文所云陵狡獸也。張訓軼為過。郭訓軼為軸頭。顏謂軸頭衝而殺之。案軸頭不能殺獸。雖強為之解而不可通。皆非是。

揚旌拙

浮文鶴。揚旌拙。張揖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拙。拖也。史記作揚桂柁。集解引韋昭曰。柁。櫂也。文選作揚旌棹。本作柁。李善避太宗諱。故改為棹。李善注引郭璞曰。棹。船舩。樹旌於上。念孫案。當從史記作揚桂柁。韋昭訓柁為櫂是也。桂柁。謂以桂為櫂。猶楚辭言桂櫂兮蘭柁也。浮文鶴。揚桂柁。張翠帷。建羽蓋。皆相對為文。旌字隸書或作旌。與桂字相似。柁與拙亦相似。故桂柁為旌拙。張揖謂建旌於船上。而訓拙為拖。郭璞訓柁為船舩。而謂樹旌於其上。揆之本句及上下文義。均有未安。

勺藥

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韋昭曰。和齊鹹酸美味也。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見文選子虛賦。及七發注。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雁鳴鷄。香稻鮮魚。以為勺藥。酸恬滋味。百種千名。文說是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當也。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讀賦之士。不得其意。妄為音訓。以誤後學。今人食馬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文選李注善曰。枚乘七發曰。勺藥之誓。然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引之曰。師古說非。諸家之說皆是也。韋云。勺。丁削反。藥。旅酌反者。勺藥之言。適歷也。適歷。均調也。說文曰。𪔐。和也。從甘麻。麻。調

也。麻音甘。厥音歷。周官遂師注曰。曆者適歷。疏曰。分布希疏所得。名爲適歷也。然則均調謂之適歷。聲轉則爲勺藥。揚雄蜀都賦曰。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恬之和。勺藥之羹。論衡譴告篇曰。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由人勺藥失其和也。稽康聲無哀樂論曰。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張協七命曰。味重九沸。和兼勺藥。皆其證矣。服虔注此賦。列或說云。以勺藥調食。見文選注。蕭該亦云。勺藥香草。可和食。見廣韻。師古襲用其說。遂謂勺藥根主和五藏。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不知五味之和。總謂之勺藥。故云勺藥之和具。若專指一物。何以得言具乎。然且歷詆諸家。妄爲音訓。斯爲謬矣。此賦及蜀都賦之勺藥。皆謂五味之和。陸機詩疏引此。以證鄭風之勺藥。亦與師古同誤。

赤螭

上林賦。於是蛟龍赤螭。文穎曰。龍子爲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離山神也。字則單作离。形若龍子。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念孫案。呂氏春秋舉難篇。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高注曰。螭。龍之別也。自蛟龍赤螭以下九句。皆指水族言之。且赤螭與蛟龍連文。則螭爲龍屬甚明。若山神獸形之離。則非其類矣。而師古乃云。既非山神。又非雌龍。龍子。則果爲何物乎。

崇山蟲。龍從。雀巍。

於是乎崇山轟轟龍從崔巍念孫案轟轟二字後人所加也崇山龍從崔巍六字連讀後人加轟轟二字而以崇山轟轟為句失之矣史記作崇山龍從崔巍堯文選西都賦注引作崇山龍從崔巍而皆無轟轟二字且轟轟二字漢書文選皆無音釋其為後人所加無疑矣都賦之櫛轟轟葦蕪城賦之轟似長靈字可知

巖突洞房

夷巖築堂壘臺增成巖突洞房念孫案突當從史記作突字之誤也突突字相似傳寫往往講潤莊子徐徒忽反字則穴下犬淮南地形篇突生海人今本突誤作突文選作窾李善引郭璞注曰言於巖窾底為室潛通臺上也說文窾窾深窾窾窾與突同巖突洞房皆言其幽深故下句曰類杳眇而無見甘泉賦曰雷鬱律於巖窾兮文選如是雷鬱律而巖突兮而字突字皆誤魯靈光殿賦曰巖突洞出透迤詰屈皆其證也師古不知突為突之誤而師古無音則所見本已作突矣

娛游往來

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今本娛音許其反娛字作戲此後人而戲字可讀平聲故改娛為戲以牽合許其之音耳不知戲字讀平聲者乃是伏戲之戲非游戲之戲且戲讀平聲亦在支部不在之部音許宜反不音許其反也此娛字乃娛字之譌娛非常見之字故須為之音音若游戲之戲則不須作文選李善注曰說文曰娛戲也許其切念孫案娛音虞不音許其反說文娛音矣後人之改甚矣其謬也

訓爲樂。不訓爲戲。以二說考之。則娛爲娛字之譌也。說文。娛。戲也。玉篇。音虛基切。虛基與許其同音。又楚辭招魂。娛光眇視。王注曰。娛。戲也。漢書禮樂志。神來宴娛。師古曰。娛。戲也。娛音許其反。音訓正與此同。則娛爲娛之誤明矣。娛卽嬉戲之嬉。故顏李並音許其反。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嬉游往來。此尤其明證也。下文大人賦。吾欲往平南。娛。汜。蓋水。娛。史記並作嬉。又案楚辭九章。屬貞臣而日娛。洪興祖曰。娛一作娛。非是。招魂。縣人以娛。娛一作娛。漢書揚雄傳。羽獵賦。踔天矯。娛澗門。五臣本文選娛作嬉。李善本作娛。蓋後人多見娛。少見娛。故娛字多誤爲娛矣。

下磧歷之坻

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師古曰。磧。歷。沙石之貌也。坻。水中高處也。音遲。念孫案師古說坻與磧歷之義。皆非也。坻。謂山阪也。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陴。字或作坻。玉篇。坻。直飢切。水中可居曰坻。又音底。埤蒼云。坂也。是陵阪之坻音底。與水中之坻音遲者不同。張衡南都賦曰。坂坻巖辭而成。觀是也。文選西京賦。右有引應劭漢書注曰。天。水有大坂曰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見文選注。案磧。歷。疊韻字。謂山阪不平。磧。歷。然也。師古以磧。故曰下磧歷之坻。坻爲山阪。故言下。若水中之坻。則不得言下矣。陵三巖之危。下磧歷之坻。皆言山而不言水。下文越壑厲水。乃始言涉水耳。坻讀如底。與下文水豸氏豕爲韻。非與危爲韻。危字古音魚戈反。說見劉氏下。亦不與坻爲韻也。

要覽

綱要覽射封豕念孫案要當依景祐本作屢隸續斥彰長田君斷碑究屈道屢跋引漢書緝屢裏又引注云。屢古要字。今作正文改作要。又削去注文矣。

族居

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念孫案歌聲可言起不可言居師古言聚居非也居讀爲舉族舉者具舉也遞奏者更奏也荀子王制篇云舉錯應變而不窮非相篇云居錯遷徙應變不窮居錯卽舉錯書大傳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是舉居古字通也史記正作族舉遞奏

縣藐

長眉連娟微睇縣藐郭璞曰縣藐視遠貌念孫案下文云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則此非謂視遠貌也今案縣藐好視貌也方言曰南楚江淮之間矐矐子謂之矐矐郭璞曰言縣邈也楚辭招魂曰靡顏膩理遺視矐矐些矐與縣同義藐音莫角莫沼二反楚辭九歌目眇眇兮愁予王注曰眇眇好貌眇與藐同義合言之則曰縣藐方言注作縣邈張衡西京賦曰眇藐流眇一顧傾城薛綜以眇爲眉矐矐之間失之並字異而義同

奉幣使 縣

今奉幣使至南夷，卽顏季恭或亡逃，抵誅。宋祁曰：越本使作役，念孫案越本是也。景祐本亦作役。奉幣役謂奉幣之役，卽上文所云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者也。發役奉幣以衛使者，則當言奉幣役，不當言奉幣使也。役字古文作役，與使相似而誤。史記文選及藝文類聚雜文部四並作役。又韓延壽傳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使亦當依浙本作役。漢紀作私假僇役吏民是其證。

衍溢

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念孫案李善本文選衍溢作溢溢。注曰：張揖曰：溢，溢也。字林四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據此則李所見古本作溢，與顏異也。溝洫志：河水溢溢。師古曰：溢，踊也。崔瑗河隄謁者箴亦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郿關頰，涉秋霖漉，益溢口漏。益並與溢同。文選江賦注引淮南子曰：人莫鑿於流灤，而鑿於澄水。見說山篇許慎曰：楚人謂水暴溢爲灤，扶園切。灤與溢聲近而義同。

銜槩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槩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槩，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槩，謂車之鈎心也。銜槩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念孫案師古說非也。徧考諸書，無謂車鈎心爲槩者。說文：駟馬口中槩也。史記索隱引周遷與服志云：鈎逆上者爲槩。槩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

子此與張說小異。而皆以爲馬口中𦉳。字或作檄。莊子馬蹄篇云。前有檄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韓子姦劫弑臣篇云。無極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鹽鐵論刑德篇云。猶無銜檄而御捍馬也。是銜檄皆所以制馬。若鈎心。則在輿之下。軸之上。釋名云。鈎心從輿心下鈎軸也。小與軸相連。鈎心之木是也。與馬何涉乎。當從張說爲是。又王吉傳。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義亦與此同。

列僂之儒

列僂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師古曰。儒。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爲儒。今流俗書本作傳字。非也。後人所改耳。史記作列僂之傳。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僂居山澤間。小顏及劉氏並作儒云。儒。柔也。術士之稱。非。念孫案。司馬說是也。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與此傳字同義。儒與列僂意不相屬。劉顏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隸書傳或作傳。儒或作僂。二形相似。故傳譌爲儒矣。

大行

封禪文。文王改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文穎曰。行道也。應劭曰。大行。道德大行也。念孫案。文說是。大行越成者。大道於是始成也。古謂道爲行。說見經義述聞周易。

垂統理順

垂統理順。張揖曰。理。道也。其道和順。念孫案。理亦順也。說文曰。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考工記匠人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軌迹夷易。洪恩厯洪。憲度著朋。垂統理順。夷易皆平也。厯洪皆大也。著明皆明也。理順皆順也。

卒業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字或作本。或作丕。不大也。念孫案爾雅云。壯大也。壯觀丕業。皆承上皇皇哉斯事言之。則作丕者是也。作卒作本。則非其旨矣。隸書丕或作卒。本或作本。卒或作本。三者皆相似。故不譌作卒。又譌作本。史記正作丕。五臣本文選同。

詩大澤之博

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念孫案詩字若訓為詩賦之詩。則詩大澤之博。殊為不詞。且字法與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廣符瑞之富。皆為不類矣。顏氏家訓書證篇曰。相如封禪書曰。導一壘六穗於庖。饘雙觶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為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觶共抵之獸。不得云。饘也。案導一壘六穗於庖。豈成穗於庖。導字訓為禾。與詩大澤之博。詩字訓為詩賦之詩。皆語不成詞。且與上下文不類也。今案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作此頌以記大澤之博。博廣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又訓志記之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譜正義引春秋說題辭曰。任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是詩訓為志意之志也。賈子道德說篇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是詩又訓爲志記之志也。

茲爾

茲爾於舜。虞氏以興。念孫案爾字於義無取。當依史記文選作亦。文選呂延濟注曰。言此獸於舜亦見也。今本作爾者。亦譌爲尔。後人因改爲爾矣。淮南證言篇。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後漢書張衡傳。亦要思乎故居。今本亦並作爾。誤與此同。

公孫宏卜式兒寬傳

策詔諸儒

上策詔諸儒制曰。念孫案景祐本儒下有曰字。是也。制曰二字。卽策中之語。則上句曰字不可省。董仲舒傳云。天子乃復册之曰。制曰。卽其證。

治民之本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宋祁曰。江南本無民字。念孫案江南本是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上文八事。皆治道之大者。不專指民而言。漢紀無民字。下文凡此四者治之本。亦無民字。

得其要

得其要。宋祁曰。浙本云得其要術。念孫案術字承上文謂之術而言。下文不得其術。又對得其要術而言。

則有術字者是也。羣書治要引此，亦有術字。漢紀同。

和起

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念孫案：和當爲利，草書之誤也。順逆利害皆對文，若作和，則與害不相對矣。漢紀作和，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引此，正作利。

郡國

兒寬，千乘人也。以郡國選詣博士，念孫案：千乘郡名，非邦名。邦字蓋後人所加。文選兩都賦序注引此作以郡選詣博士。史記儒林傳：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郡下皆無邦字。